備局啓草 全

Carpentier

請巴

癸亥三月十三日

一傳曰令以李　為京城扈衛大將韓嶠為副將節制不用

令者先斬後聞大將李興立李曙李适咸統屬焉事卿其知悉

一慈殿備忘于李　曰十餘年在於幽囚中而卿等呼之為

我救援而空哭泣卿於賢子悉皆卿等之德　宗社既危

絶血食之日為盤石卿等之力此真可謂社稷之臣也且

使我枕戈寢苫讐及十千懷抱今日雪之何以知之卿等

之恩碎首難忘　啓曰臣所掌軍務諸事機關甚重加 啓曰字刪去下諸備次同

以京城募軍日日來集秉其期會速定隊伍平時各還

其家臨亂調發未必無助於緩急壬辰亂初臣與大

司憲吳允謙俱為體察從事官沈混遠金自點宋英
望沈命世四人臣從事官稱號以白衣使之各掌其務
宜當敎啓 答曰依啓
一啓曰金純李顯忠等托稱調度虐民蠹國罪已為捕捉
今禁府囚禁之意敎啓 答曰依啓
一啓曰當初凡事草創不成頭緒應捉罪人等四處逃
散推捉之事當在於禁府及刑曹而該掌官員皆未来
集下吏亦散不得已 扈衛大將抄軍兵跟尋捕捉巨魁
六七人已盡推捉矣大槩募兵及捕盜廳所捉罪人
事出急迫不得一〻 啓聞拿来故別定募軍推捉

或付中軍或送禁府之際禁府郎廳但聽小臣分付
而已別無所失而罪在小臣不勝惶恐待罪　答曰安
心勿待罪

請以軍務諸事專委兵曹啓

一啓曰臣年迫七十精神日漸耗損適値不幸之時國事
渙散有如草創凡百策應各有該掌擇人授任何患難
濟當初則百官未集凡事不得不句管今則百官皆
一集所當各掌其事摠斷于大臣事體當然臣所掌銓衡
決難堪當况無他務京中　扈衛召募事則旣已受命
當爲盡心料理期於緩急得力而一應國家軍務之事
則一委於兵曹宜當敎啓　答曰勿辭察職

一啓曰罪人鄭湛妾子碩勲碩亮等磨劒欲害臣等至
發於衆人所聽處極爲驚駭當此危疑之時不無意
外之患請急令捕盜捉囚之意敢啓 答曰依啓
一啓曰囚人鄭湛妾子三人磨劒欲害臣事金塗昌言於
衆中臣等令軍官一邊執捉一邊入啓請令捕盜廳
囚禁翌日初昏下人来言其 啓辭已爲蒙 允云臣
於多人事中誤送于禁府矣臣昏迷不察之失著矣惶恐
待罪 答曰勿待罪
一啓曰當初禁府刑曹官員未俻之時 慈殿 傳教于
大將曰爾瞻父子及其腹心徒黨盡捕處置後擧動事

傳教故甫聽之當初腹心黃德符持定募軍捉来而
今則只捕捉之事自有該府何以為之敢稟
一啓曰鄭碩儁姪鄭壎鄭堙等與鄭堪子三人將售不
測之計多發復讐之言云云非徒都下喧傳至於士大
夫知其凶計親通於臣鄭堪鄭碩儁俱在竄黜之
中意外之變不可不防碩儁姪壎堙等令禁府拿
囚處置宜當敢 啓
請以申景禛為扈衛副將啓
一啓曰當初事出倉卒以掌樂僉正韓嶠為別將召募
四方武士其類幾至累百自募兵亦至數千皆作隊
伍姑羅使之在家待變臣老病不干職掌甚繁其於

軍務等事力不暇及工曹叅議臣申景禎今已入京
以申景禎代韓嶠為副將臣所帶武士使申景禎
専為管領抄擇精鋭給料除防以備不虞之意敢
啓 答曰當與大臣議處焉
請義擧諸人勿拘常規調用啓
一啓曰義擧中人所當随才除職以酬其勞而其中或有
學生或有相避該曹拘於常例不敢注擬有乖國
家襃賞忠義之意看令該曹勿拘常規一一論賞事
請義擧募兵姑勿調鍊且令從願許屬啓
一啓曰備邊司啓辭内三月二十日引對時吏曹叅判李廷
曺判書金瑬承旨韓汝稷等啓辭臣與李适等募兵幾

至三千餘名已為成冊去當此與賊對壘之日調發軍兵
常患不足以此應募之兵操鍊團束未為不可而倉卒
間希望切賞應募者未必皆戰用可合之人若依此成
冊抄出調赴則大開騷擾之端終歸於無實此成冊付
人姑勿一時推捉徐徐次第舉行從願許屬為當
上曰此事令李 及申景禛專掌句管常加撫摩訓鍊宜
當事 傳教矣啓辭內辭緣奉審施行事啓辭據京中
自募軍作隊操鍊等事節目磨鍊別單書啓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
一啓曰募軍大將磨鍊事目內提調一員差出事 啓下矣

扈衛大將李　專管募軍事前日　榻前已爲承傳
李仍差提調專管責成而曾授　扈衛大將印信仍以爲提
調印信用之意敢啓　傳曰依啓
請以盧守元主管募兵操鍊啓
一啓曰新募之兵將爲團束操鍊而教訓武藝難得其人
新除授彌助項僉使盧守元久在訓鍊都監熟諳鍊兵
之法適差本職留置京中以責其效宜當敢啓　答
清高陽朴蘭島屬扈衛都監啓
一備邊司郎廳以扈衛都監都提調意啓曰新設　扈衛
都監軍兵粮餉辨出極難高陽地朴蘭島爲賊魁甯璐父
子所奪占以此島委屬於　扈衛都監依前許民耕

作以勑軍需宜當叙啓　荅曰依啓

一啓曰兵曹參判申景禛方爲扈衛都監大將依訓鍊都監例提調啓下之意叙啓　荅曰依啓

請舟師廳器械移屬扈衛都監啓

一啓曰扈衛都監新設衙門事多未完舟師廳既罷之後軍兵則屬於訓鍊都監而各樣旗鼓器械之具時無區處並移用扈衛都監事甚便當叙啓　荅依啓

辭超陞資憲仍任吏曹參判劄

一劄曰伏以昨日　引對因兵曹判書金瑬啓　命超授臣二資而以資憲因前爲吏曹參判伏惟　殿下首出勇智應天順人討除凶逆飛龍在天賊倘咸伏彛倫復正安宗社於顛墜出生靈於湯火一日之間宇宙重新

日月清照擢慶之聲洋溢遠邇自古英傑之主戡定
禍難濟世救民者間千百載有之然未有如
殿下今日之易者也此誠由 皇天厭穢于上民生昌
畏于下眷命有德俾作民主而 殿下之神聖將士
之致忠也臣實何力 殿下以臣為先倡先諸將士
除臣為吏曹參判臣以大亂初定不敢辭避而常懷
兢惕恐不克副稱以負 聖明之知今又超授二資因
在銓部誤恩至此慙惶震悼罔知所措臣天與愚
忠世受 國恩至於彝倫斁絕宗社將覆則其起而正
之實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然也而其於成今日之

切則誠如前所陳豈臣絲毫之力所能就乎以是受賞臣
豈無恥昔介之推云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上貪天之
功下竊人心臣其何敢況以資憲因爲參判雖曰
古或有之然近數十年來絶所未聞此蓋先王所
以待老成賢德難得之臣也以施於臣豈其宜稱
伏乞還收超資之命以重爵賞以安愚分不勝
年十二 答曰勿辭察職
辭扈衛大將仍請往巡兩西詢革弊瘼劄
一劄曰臣本無學術亦無知識年迫七十精神已衰尋
常策應亦難酬答況當此時銓衡重任備局籌
畫叢萃于臣身者乎雖欲在内竭誠報效其於簡

力之不逮何哉第遭遇 聖明事務之急日益為急而一向悟懵謾不知為何事臣所帶軍務諸事已歸于該曹扈衛大將之名請 命遞改不勝幸甚顧念西邊料理未有頭緒目前憂疑十倍於前思欲更竭駑鈍躬巡兩西細問弊瘼革舊圖新以不可已大願 聖明留意焉不勝惶恐之至

回金德誠擬望之失待罪劄

一劄曰臣性本踈漏事多顛錯國人之所共知也曾於三月十三日 親政時徒知金德誠直節可尚而不悟國有相避之法忘擬亞憲之望矣今見金德誠避嫌之辭始覺其謬處事如此其何以冒據銓衡

重地乎伏乞　聖明特賜鐫削臣職以懲昏妄之罪
答曰蒼黄之時只思収用人才奚暇慮及相避耶勿
辭癸戊

回事
一請削舊資仍遞本職劄
劄曰臣於當初濫忝詮曺堂上固知才望之不逮而
時事未定不敢辭退黽勉隨行得參都目之政舉
義之人雖有不拘相避之旨臣在政廳所親之人為
一先収用亦不無循私蔑公之失其時已陳由折與同
僚即為待罪及今臺評重發實中臣臨政不公之
罪方為惶恐以俟嚴譴旦見沈光世陳䟽則有捕
賊捕虎加資鐫削之議臣於庚戌年間為肅川府

使適以捕賊循例陞資苟且甚矣今當新政之初
沈光世之陳疏實為當議之言擬以分義決難仍
冒行公先削謬資本職兼帶並命遞差何如
一啓曰近日國綱解弛甚於前日朝廷無綂人各行
私囚有紀極當初捕盜廳任意捉囚判決事沈宗
道於典獄已駭聽聞昨夜捕盜大將李适不有朝
廷拿命私遣捕盜軍官多率軍人夜中直入前
安東府使朴晉章家捉出晉章又縛致隣居觀象
監判官鄭承周及奴子二人于捕盜廳軍人等作
亂于晉章家毆辱其七十老母數家奪財無異逆

賊之家聞者莫不駭愕堂上文官無端結縛緣由捕
盜大將處悤悤下問後大將李适作亂軍官從重治
罪以懲後弊何如　傳曰依啓捕盜軍官作亂奪財
之事不勝驚駭雖曰逆賊豈有擅自毁家之理乎軍

請治洪振道擅囚朴晋章之罪劄 官許拿鞫定罪以杜後弊

一臣曾聞洪振道依憑戚畹不待上命擅囚文官堂上
臣即招振道面責戚畹不可恃勢驕橫之事又為畧
舉曲折請推捕盜大將李适矣李适因下問而極陳
振道作弊緣由自上盡囚受振道指揮軍官十餘人
則振道所當恭俟朝廷嚴命而乃恃戚畹之勢多費辭

說瞞告　上前及以臣與李逅所啓之事為欺　君同
上殿下乃以振道所誣為當然以為踰墻聚徒則
為人臣者致疑譏察不可已之事也振道所犯譏察
而已則猶之可也至於夜半突入晉章家毆辱七
十老母使其軍官捉致於捕盗廳其恣行無忌之
狀昭然難掩而偃然陳章有若無罪者然不特欺
罔君上輕蔑　朝廷甚矣臣雖無狀濫忝　殿下不
世之遇一言不能取信於　聖明而反為公廪一外戚
郎官所誣自此以後紀綱不可振國法不可立所係
豈不重且大哉基臺諫為　殿下耳目而𢥞於振道威勢

噤嘿不言不亦寒心哉振道之前後誣罔罪状徐待後
日晝暴於 擱前而 聖批一下群下疑惑駭首相謂
曰今之 國家由外戚而必亡相顧失色故不可不先為
累陳知臣者亦為之不言孰能為 殿下敢開此哉
荅曰省劄具悉以振道謂勢重外戚則豈不寬卿
言以過矣

辭兼知經筵啓

啓曰伏以經筵宗係人主進學其任極重况當今日
龍飛御極繼昏亂之極當一變亂政以新盛治規模
非但 聖明存心出治之本責在經筵亦變革圖治之
事皆經幄之臣所與知其任之重亦非平日之比須得

尊德重望之人庶幾仰裨　聖學下圖庶政如臣蔑
學豈宜冒受此職況臣犬馬齒老筋力已衰精神昏
耗前後遺忘徒以區區忠憤所激出萬死之計謀
起義旅賴天地　廟社之靈將士之力以有今日而
幸蒙　聖明察臣愚忠付以銓衡之任臣亦以大
亂初除　扈衛方緊不敢固辭而大將職名時未改
又差授同知義禁今又兼此職以臣衰老精力
豈能兼察衆職伏乞　聖慈察臣無所學問不
可冒居而又其精力難得兼察　命遞臣經筵
不勝幸甚

請處置廢人廷啓

啓曰 殿下之曲全廢人 聖德至矣廢人不念天地生成之澤內外搆亂造此莫大之變若使兇謀得行於其夜則 宗社之危不亦岌岌乎哉昔漢宣帝時有男子自稱戾太子來詣長安人莫敢下手雋不疑後至曰太子已命諸君何憚於衛太子縛之下理後世不以為非廢人於 殿下有君臣之義則已君之命合有處置而且其君臨一國名位不同求之義理斷無可疑伏願 聖明亟命大臣三司遵奉 慈殿明旨以絕禍根以安宗社不勝幸甚

辭知義禁啓

啓曰臣自數日前左臂痒覺不仁有若中風者然昨日 榻前既已陳達矣夜來刺痛有加無減欲爲調理冒呈辭單不意家 恩又明此職政院以新授之故不許捧入而 牌命又至臣兢惶顚越不敢偃然在家扶曳進來而病勢如此決難供職臣本職並 賜遞免不勝幸甚取 進止

右辭知義禁

請原[illegible]李溟之罪啓

啓曰凡按獄之体推官之意皆以爲可問可罪然後刑訊乃立法本意也李溟爲人當廢論方起之日申救李恒福重被彈駁又以指嗾鄭蘊見忤於兇賊至於削黜崔沂冤死國人所憤厥兄李

冲為其妾買崔沂田畓以為畿甸農庄溟於厥兄死後還其田畓於崔沂妻以為依保之資溟之立心大槩如此臣雖不識其面目而心常許之臣為平山府使時李溟為監司觀其政治律己清苦視民如傷故臣曾於榻前屢稱其才器可用矣不幸今者連累於江華獄事廢人婢莫德所搆書簡內外或書海西巡相或書黃海監營云其簡末端又書西垌病老云云此言似非莫德之自造既非莫德之自造則其書之假作分明其書之假作分明則李溟之無罪昭著矣府人之

假托名卿別號以濟凶計則無可疑矣且以湏之
本情言之湏久為廢朝擯棄至於十年廢朝
之末僅為黃海監司及我 聖明之朝仍為其任
則別無抱冤屈抑之事而廢人父子之失人心得
罪天倫國人之所知湏非木石又於其身少無功
迫之禍豈與得罪天倫者之子圖為不軌欲負
聖朝鴻恩哉臣反覆思惟湏之與廢人謀及人
情之所不到臣同參鞫聽所見如是終不暴白於
聖明之前恝視其赤子入井不為之救則是臣之
負 殿下深矣其於 聖明慎獄之体恐或有

傷矣鞫廳諸臣所見小無異同而拘於按獄常規不
敢容易陳啓故臣獨昧死冒瀆不勝惶恐之至
答曰李溟身負逆名則爲推官者不可輕論然姑
勿刑推以待明日處置
一啓曰臣禀性狂妄不能隨世俯仰自少屢觸時忌
戕陷不測者數矣自知爲世所棄無意於宦路
久矣幸蒙 聖明不世之遇思欲忘身徇國以效
涓埃之報而平生痼病不能猝改須於鞫廳大獄
不顧事體如何固執偏見唐突獨 啓虧損流來
舊規自 上以李溟身犯逆名爲臣者不可輕論

為 教臣驚惶殞越無地自容大抵臣之所見如前
所陳不可更叅鞫廳以鞫其人請命速遞臣魚帶
知義禁之職敢啓 荅曰勿辭入叅

金李以下從事官等開坼勳卿等共覽

御札

予賴卿等出萬死之計共扶 宗社彝倫復正今日
一獲覩卿等豐功大績豈可一刻暫忘于中乎但願
君臣上下同心協力無偏無私共致太平也近因否德
忝位天變旱災並至此極日夜憂惧罔知攸為天怒
至此民怨其可知也卿等義同休戚之人何故無一
言相助垂手想視乎國家若有後悔豈不惜哉願

無惜一言卿等功勲雖比之於千古未有如今之巍巍至正者也如此功勲若不如一反為貽笑於後世豈不大可惜哉當今急務莫如捨私取公卿等熟思之

唯 予過失及閭里物情並盡無諱幸甚辭不

曰別詢勲臣（等以所見）應旨進言疏

臣伏蒙 特賜手教慮國家之事不能終始如一使臣等盡言無諱有以見 殿下求治之切不安於小成而必欲以盛治為期也 殿下此心實吾東太平之基也豈非千載之幸也 殿下每以宗社再安彝倫復正歸功於臣等夫國家所以有今日實由於

殿下之神聖皇天之眷祐臣等何力之有焉此決非
臣等之所敢當也然　殿下泛問廷臣之外特賜下
問於臣等豈不以其區區爲國之誠當休戚是同
與諸臣異也　天眷至此奉讀感泣不知所喻
聖教有曰但願君臣上下同心協力無偏無私共致太
平也此見　殿下求治之切又見　殿下深達治体
也夫偏私二字害治最甚何者爲國之道用人而
已賞罰而已既有偏黨之私則人才有所不用賞罰
有所不行其爲害可勝言哉不幸國家自四五十年
來士論携貳始分而爲東西則東人常執權而西人

長擯棄矣東人之中又分為南北又分為骨肉又分
為大小又分而為中北至於大北則凡 國中窮兇
極惡咸萃而為一黨矣正所謂下流而衆惡歸
焉者也其始實出於朝士之中分黨而相傾善惡
邪正各以類從正者每不勝而不正者常勝至於廢
朝則滿朝皆兇逆而善人君子擯斥流離無一人
在朝者矣此豈非痛心疾首深懲而切戒者也
宜 殿下之每以偏私為慮也非但 殿下以是為
慮臣亦知偏私之害而以為慮也然臣雖慮其為
害而亦自不免焉何者臣亦是指目中人也其始之

所以被人指目者其於善悪是非固有所决擇矣唯其有所决擇而不忍欺其心故自少至老排擯困窮無不備嘗而終不變其所守以趍於利也其所見之决所守之定既已積久至於取舍之際不覺其有所偏重則臣亦安敢自謂無也然臣之用心則只是為公而只是為是而已從前有所决定被人指目一生窮困而甘心不變者亦只是為公也為是也初非有一毫私意也今臣已去銓曹雖欲為私不可得也雖欲為公不可得也公私通偏固非臣之責也然臣向在銓部亾有人望者皆

収用之無彼此之分其未及舉用者則雖所謂臣等
輩流亦未及盡用矣此决非以異其同爲取舍也若其
中人品果下及顯有瑕疵者則又豈可避嫌而必用
之哉其有廉恥名行聲聞顯著而不見用者蓋
少矣雖使一番人得志其収用臣等輩流必不
能如臣等之待彼也臣之處心固謂凡賢者于
者皆當用之實無限隔彼此之心也臣本無學
術又他無所長唯是區區忠義生而自許奮不
顧身爲 國盡節天實監臨至於頃者不避滅族
之禍冒萬死之難推 殿下撥亂反正之舉者

亦只是一段衷赤耳此則非但微臣竊以自許
聖明亦所見察豈於今日頓然改心徇私而負國
壞 殿下之事但 殿下之志使 殿下不得有
為而為不忠之奸蠹哉臣之學術蔑如才力不逮
不足以將順賛揚則臣固自知之矣至於其用心
則决不如是也 殿下每以偏黨之弊屬臣等君
臣之間更相勉屬固宜如是此誠出於求治之誠
心也然傳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臣亦竊
恐求治之切轉以生疑生疑之弊或至來讒也自
古欲傾陷君子者必以朋黨為説况人君以是先

疑也哉近者有功臣自功臣士類自士類之論是以臣等輩流皆非士類也臣不知彼所謂士類者指何事而言也臣愚竊恐知義理識廉恥有所不為者是士類也若然則臣竊恐彼所自以為士類者未必皆士類而臣等輩流未必非士類也戊午庭請之參固非皆出於衆從不可以是罪也然以理言之則終不如寧被禍而不參者之為誼也今者乃反自謂士類而指不參者為非士類嗚呼此豈公論也哉臣愚竊謂為此言者必是為排陷之計也臣等輔 殿下及正曾未踰月已有此論偏

黨之難去也如是之甚也若此說一行則是臣等
區區微勞反為可廢之罪而臣等之身亦難以自
保臣平生擯斥習為常分進用於時初非所期
今雖見棄實無所惧但恐 殿下以偏黨疑臣
等而反為偏黨者所誤也今者有行義才智
者彼此皆各有之誠能不論彼此無有限隔唯
賢唯才是舉是用使善人在於上庸人在於下而
或有為姦讒傾諂之計者輒斥去之使不得售
其計謀朝著之間既得清明又得安靖君臣上
下同心同德無有疑難共圖 國事則盛世之治

何所不致　殿下有為之志何所不成乎非獨
殿下之所望於群臣實在此於臣等所欲為而不能
者亦不過如是然為此無他實在於　殿下夫以
殿下聰明睿智群臣忠詐賢否豈不洞照爲知其
存心為善忠義可信者則任之勿貳勿以小過致
疑勿為譖言所動夫其心在於為善者雖有過
差必不至以私滅公罔君誤　國其所為必欲
有益於人至有利於　國家如此之人誠能專於
委任則必能為　國做事至於和協朝廷亦必善
人能為之矣若既以為忠善而可用矣又疑其為

黨而不公則非但譖言亲涼而起善人決不能有為
夫善人猶不可信況不善者乎如此則羣臣舉皆可
疑　國事卒無可為者矣　殿下雖渴望治之切而臣
竊恐其去治之遠也今日人才渺然顧無可倚任
者矣然豈可以無人而不任弃　國家於空虛哉
大德大才如伊周孔明者固不世出何處可得與
不得大賢而無所倚任置　國事於無可奈君
若取其中彼善於此者而責任之專使之盡其
才力哉如臣之愚固自知無用甚矣今之諸臣自
宰相以下凡居重地者皆　殿下所拔擢其人才

德比之於古人則固不及遠矣然在今一世未有過此
者其願有所裨補以成盛治則皆有此心也　殿下
既取而用之矣伏願委任責成勿復疑貳也至於
聖躬有過失則臣實未敢知　殿下迎侍　慈闈致
極愛敬兩宮之間懽洽無間孝德既有以立人倫
之極矣裁減上供節損服用頻　御經筵親攬
庶務其勤儉之德圖治之心雖古聖王實不遠
過何敢聞然臣之所恐者進銳者每患退速有
始者未必有終而天下之理不日進則必日退若
自此勤厲不息常若不及日新又新則雖四三

王六五帝可也如或羣臣之輔導有所不盡　聖德
之進脩有所間斷足於小成懈意一生則　殿下圖
治之誠安能保其常如今日乎因念作狂只在毫
忽此臣之所惧也臣竊聞自古帝王之治未始不
本於學必有帝王之學然後乃能成帝王之治未
有不本於學而能成至治者也蓋天下之義理聖
賢之言行皆在方冊苟讀而求之得其義意之所
歸則其於理無公私之卞安危存亡之幾皆能曉
然無疑於是而明其識見於是而撿其身心於是
而措諸事業此豈非帝王為治之大原大本也哉人

臣責難當以堯舜爲期故臣於今日 聖躬之無
過失聖德之無虧缺不敢仰恃而唯以勉進 聖學
仰望也 殿下頻接儒臣日講 聖經 殿下之
於學亦不可謂不勉矣然所以求義理明 聖心不
專在於經筵進講之時臣竊願在深宮之中宴私
之際萬機有暇無得自閑勤於玩索專以明理致
知爲務也若閭閻物情則當初群兇伏辜苛政悉
除遠近皷舞如脱虎口自旬月以來 惠澤未究怨
咨又起蓋緣群臣未能仰体 殿下如傷之至仁逋
欠之蠲除未免於還徵田民之被奪不急於下理

者亦多有之然此在該官善處與否耳唯當責之
該官而已臣於施措之方及凡有所聞所見每於引
對罄竭無餘矣今又竊感下諭之勤敎掇其區區
之愚仰塞 聖問伏惟 聖明垂察焉抑臣於
國事忘身久矣今之欲輔成盛治與向之志切匡
複何異唯知鞠躬以死為期矣第恐才踈識劣萬萬
不及又惧謗畏譏如前所陳然區區微躬許 國已
久一死之外更無所期唯願 聖明憐而察之臣不

請於晉朝舊臣中隨才收用疏 癸載改 三年 先王 之 二二

伏以臣聞納污藏疾滌瑕蕩垢者乃 聖王之大德也

況當艱虞之日尤不可不収拾人才共濟 國事也
殿下以不世之資承無疆之恤思所以延攬英雄挽
回隆古之治者都在於収用一時人才而自先王
朝士論岐而為東西迄于廢朝分為大小中三黨所
謂大北則皆凶逆之徒固不足言如中小北亦不可
謂士類然其間不無可用之才固當棄瑕錄用至
於西南則俱是士類而亦未免情意相阻觸事生
疑不能共濟時艱豈非 國家之不幸乎且其中
有名為士類而當庭請収議之日或為威勢所㤼
不自樹立原其本心豈皆黨惡之人乎考其平生

行已本末舉皆難廢之事今以尺朽而棄杞梓則豈大匠用材之道乎臺官之一番論劾固清議之所不可已者而自 聖朝包荒之量而言則固宜收用之不暇而今入侍諸臣改面交作使不得安於位相繼引退竟至備局無人職事曠闕誠非細故成就人才非歲月間事也 先朝数十年儲養之餘盡被摧挫於廢朝屈指餘存其數有幾今以請庭收議之故而又復消沮則臣未知今日之事將誰與辦得也李唐之初起而為風雲之佐者莫非隋朝人物則今以獻議於廢朝者而獨棄之乎譬云雖有絲麻不棄菅

前此言小才之不可棄也況此等人才多有可取者乎運萬鈞之重非一二人所可能而撒移之功須藉衆力則今國事之重何如而乃以一邉人物獨當之乎治世氣象欲其寛裕亂時刑政傷於迫促今於更化之日尤當寛大為務今此有罪之人既皆隨輕重論罰則雖有一二網漏宜置而勿問使之開自新之路而今則不然今日駁一人明日又駁一人、懐愧懼蹤跡不安此豈氣象之寛裕者乎光武燒吏民交通書數千章前代以為美談臣愚以為搜出禁府所蔵百官奴議及庭請諸

臣典尧徒上疏盡焼於　殿庭以示王道蕩蕩之典
則此古者推赤心置人腹之意而人心自安物情咸
服矣庚朝十數年来士習汚濁貪風大振蕩丨
蔑三尺舉世同然屹立頹波之中不受緇涅者絶無
而僅有則欲得操履無玷者用之於今日蓋亦難
矣就其中贓犯現著者外如蔑於風聞事涉寃悶
者　特令大臣分明詳覈悉許疏釋亦　王政之所
當先也書曰惟刑之恤哉又曰罪疑惟軽又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此三代用法之意而亦帝王祈天
永命之本也近来庚朝寄耳目於群孽戕人命於

誣告曰虛而責實援甲而引乙名曰逆獄伸理無路
拷扑狼藉寃呼徹天限以輸情有入無出名卿賢相
相視莫救或有辨寃之人則輒坐護逆之律君臣
之間情意相阻廢朝之所以失人心者大抵由是臣
於此事傷歎有素今當欽恤之日適爲推官仍係
獄事或涉曖昧臣何敢不言以負　殿下淑問之仁
乎臣之前後啓達於　榻前伸救無罪者皆以此也
殿下若不以常規爲拘而許令盡言則非但微臣獨荷
容納之恩其於祈天永命弭怨回和之道未必
無裨益矣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俱悉甚合予意當留念焉

請將振道依律定罪啓　癸亥　月　日

啓曰臣伏見臣所啓　批答曰省啓具悉以振道謂勢重外戚則豈不寃乎卿言似過矣臣奉讀再三不勝惶悚之至臣聞所謂勢者人臣非自己出出於人主振道所犯初雖無知妄作而到今　殿下曲護振道至於此極則振道之權勢自此而漸重非特振道之勢漸重諸外戚之權籍此而益重托稱譏察人人不為入啓任意提囚士大夫搆成罪目未必不為振道所為者也　殿下每於經席以紀綱不振為戒而牽

於一外咸不信臣等之言曰信振道之自許其於新
化之治不瑕有累哉臣受國厚恩思所以報效涓埃而
才力不逮不能裨補萬一而至於恝視盛德之瑕累
含嘿不言是重負殿下之鴻恩也臣不忍為此態
也振道之指揮大將自為搆成罪目欲為諂人於不測
之地李适啓辭已為昭著殿下雖欲掩之十目所視其
可隱乎須日尹三聘之誣告已伏正刑而獨於振道如是
容隱而不為之罪則法者祖宗之法非殿下之法
也殿下安得以廢祖宗之法乎臣之老妄鶻突非特
殿下知之國人所共知殿下不欲用臣則已矣如欲用臣

則執法之外更無他策昔申屠嘉幾殺鄧通漢文帝
僅能遣使請解當初臣所受　扈衛大將事目內李适以
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臣當日不能斬振道以啓而致勤
聖教臣罪至此而尤重矣當此紀綱頹廢之日使么麽瑣
瑣之輩敢犯天憲少無忌憚則其於群議何其於
宗社何請下振道于大理令有司依律定罪以肅綱紀
不勝幸甚廢朝之初柳希奮之勢不至於此而其末
流卒就滅亡熖熖不撲至於燎原前鑑不遠後轍當戒故
臣如是冒昧更瀆尤不勝戰慄之至惶恐敢啓
癸亥六月初五日 大司憲時

請從公論處置廢人啓

啓臣天下之事可與否而已可否之决性所固有揆諸事跡而合於義理則天下安有難斷之事哉唯有眩於義理而眩於可否故當斷不斷狐疑不决豈非失其可否之宜者乎 殿下於廢人父子待之可謂極厚而豈意廢人徑不顧天地生成之大恩自生怨恨拯地跳出無恩逆命前日廟堂宰臣三司同辭請罪豈無所見而請罪乎既而因 聖教矜憐之教有一諫官遽變已見引避因此兩司皆反其辭說紛紜辭退甚臺諫論事唯當各陳所見爲其可者雖舉朝非之不可回也如其不可雖有 聖教之嚴舉朝之非不可從也豈有今

日皆可而明日皆非者乎大槩今日之論不同者兩端
前之廟堂宰臣三司之議則請以斷義後之兩司
引避則以全 恩爲宜而玉堂亦如之 殿下於慶
人矜念親屬之恩不忍斷以大義者天地之仁也然
臣等竊以爲此則非如慶朝之於臨海及大君以親
則同氣也以罪則自無所犯也乃聽群小之搆揑忍
於所不可忍之地人之甚之也不亦宜乎今慶祬則不
然以屬則疏於臨海以人則乃獨夫之子以罪則負
恩亡命也 殿下之曲全容貸者雖是至恩而諸臣
之請斷大義者豈非 王法所宜也況人臣謀 國當

以 宗社為重如或後日兇人籍此思售不逞之心則
其為禍豈可惻哉伏願 聖明快從公論以定群疑
以安 宗社不勝幸甚 答曰慶人事不允

論申純一當用緣坐之律啓 癸亥六月十五日

啓曰法者輔治之具而人主勸善懲惡皆在於三尺
典法紀綱之解弛人心之怠慢實由於 國法之不
行祖宗邦憲不可以愛憎而加減又不可以炎涼而損
益在上之人必執法如金石信法如四時然後民有
措手足也是以臯陶執法不赦天子之父董宣強項
能殺公主之奴此二臣者知有國法而不知有權勢也

廢朝十餘年間顛覆　祖宗典刑百事渙散人各
懷私不畏國法以至今日　聖上臨御群賢畢集所
當百度惟貞至治可期而悠悠泛泛猶昔循私蔑公
猶昔下凌上替猶昔玩法自恣猶昔此習未除此弊
不革則雖　聖上憂勤於上群賢奔走於下無以振
肅頹綱而挽回世道也當此之時必擇公明如皐陶
强項如董宣者使立憲長之任然後可以聳動百官而
風采頓異於前日矣昔石奢為楚昭王相其父殺人奢
即縱之自縶當死昭王赦其罪使治事奢曰廢法縱
罪非忠也自刎而死李離為晋文公理理法官也過聽

殺人自拘請死文公曰官有貴賤下吏有過非子之罪
離曰臣居官受祿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
下吏非所聞也亦不受令伏劒而死法者天下之公議
在法當殺則石奢就從父之誅在法不當殺則李離
伏過殺之劒法施於人其不可輕重也如是臣曾於
搨前以申純一七十四歲不當緣坐於其子之法不避猥
覿之嫌冒瀆 上聽而 殿下因衆情之憤欲枉屈
國法以爲慰悅群情是亦 殿下嫉惡之盛意愚臣
妄意逆賊之父雖同在一家其父當伏緣坐之律而已
純一於獄事既畢之後雖一番往來其子之郡其父指嗾

其子之言孰聞而孰傳之也若有指嗾之實狀則
豈有子為元勳而其父不得參勳之理乎此不過出於
讐人輩痛嫉之言矣若憤其申慄而欲加其父法外
之律則無寧加其罪於旣死之申慄乎 殿下若特
難於法外罪申慄誣告而一枉 國法則末流之弊何可
勝言 殿下使臣待罪憲長而不信臣言必屈 國法而後
已臣何敢恝視而不為救正乎臣之奉法不撓之忠竊庶
幾乎石奮李難而臣之事 殿下無狀不能取信於
殿下揭前陳達之言反歸虛地安敢身為憲長坐視
國法之撓改偃然冒據言地乎請 命遞臣職以

杜人臣循私罔上之罪 答曰勿辭

合司曰玉堂上劄避嫌啓 癸亥六月十六日

合司啓曰臣等伏見玉堂之疏有兩端之說其一則指臣等據法之請其一則舉周官八議之說未知果出於誰人而為此說者果能保廢人之命爲活而已耶所謂議親者大辟之外容有可議者耳罪關 宗社則以周公之聖致辟管蔡曾不饒貸何不膠守周官之法乎區區不忍爲全骨肉者爲天理之真切至善之所在而割 恩斷義終始討安 宗社者獨非天理之真切至善之所在乎臣之於 君有犯無隱則將順 聖

教豈必十分道理而玉堂前劄所謂設令端緒未明証
佐未具而極地遐躬極其險危此 廟堂臺諫之所以
請以義斷而論罪必當以常刑云者眞的論也所職雖不
同而臣子憤疾之心豈有異同前日啟議之劄只有貸
美 聖上之盛德而別無以斷義爲不可而全恩爲
是也到今以變說爲言雖或初見雖堅講求義理之
精審得骨肉 宗社之輕重恩義之大小則日月之更
人皆仰之玉堂獨不可以君子自處乎舊視則合司
數日玉堂不爲快從之論卽爲避嫌而臣等遲迴五
六日至今容默者謂論議之間不厭精講憲章之行

不拘早晚亦有桑榆之望而今以跋前疐後始為陳疏
無非臣等無狀誠不相孚言不見信致令公議不張請
命遄作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

癸亥六月 日

伏以滓穢微臣叨際風雲攀鱗有幸奉職無狀數月
之間歷踐三府效蔑涓埃謗積丘山不惟微臣自知
罪戾之難逭而麁踈老謬不任驅使之實狀 聖鑑
亦必洞燭無餘矣臣與奇自獻有同年相識之分而
交契不至於深密頃於戊午年臣在謫中聞自獻立
異於大論建莫大之節聞來如見日月雙明於長夜故

自獻還朝之後臣放歸田廬臣家適與自獻山所相
近臣馳往見之曰大監平日不謹細行故為擧世所輕
而今逢大勳前頭大監處身極難於平日若如前放
過而不謹則並與其大勳而亡之矣云則自獻深服臣言出
門而謦送臣意以為自獻戊午立勳非特扶植倫
紀消弭禍患之功雖比諸韓琦富弼蔑以加矣乃以
此等說話陳啓於　聖明之前而反正之後時議以
俊格等罔測罪狀欲為論列者非止一再而臣每語儕
輩曰今日自獻有莫大之勳而不得為政丞者乃坐不
教其子之罪以父逢勳之功姑赦其子未為不可云云臣

之沮抑公論久矣而臣爲都憲之日同僚亦欲發論臣
固執前見少不撓改頃日同僚乃以俊格凶疏之言傳
語於臣臣始聞其語之凶憯乃改前見不得不以俊格
等罪狀論 啓而至於 搨前 聖明乃以俊格處置下
問於臣等臣性本狂愚遇事徑情不識事機之如何
固滯前見猝難變革攻擧自獻立節大功妄以十世
宥之說冒陳於 搨前竟被臺官面斥俯伏服罪
惶恐退來翌日陳劄請罪矣厥後臺論以鞫廳俊格
回啓時削去臺諫啓辭中大惡不道四字爲鞫廳諸
臣之罪是白臣以都憲往參鞫廳右相臣尹昉撰草回

視臣等臣乃以十世宥之說妄發於諸坐中又發四字
過重之言而相臣尹昉乃從臣說而改之營救俊格之
罪臣實當之非鞠廳諸臣所與知也臣以十世宥三字
既發於鞠廳又發於 搨前終始救護俊格則俊格乃大
逆不道也救大逆不道者亦為大逆之人所為也昨日
存啓乃曰近來王法不嚴義理不明在廷之臣推以救
護罪人為市恩要譽之地云臣之前後愛惜自獻欵
使保全大節之名於天下後世者非為一自獻也乃為
國家扶倫紀而臺諫乃以救護罪人為市恩要譽之
地為臣罪目臺官風采固當如是而但論臣之實情

則或有所未及察也臣今年六十有七幸因微勞位躋
崇班頭戴 聖明濫受罔極恩寵擬諸本分每懼福
過災生有何市恩要譽於衆攻之一自獻乎臺官之論
人罪名語涉過情則服罪者必不心服而國論不得以
行矣以臣爲老妄鶻突不識事体則可矣謂臣市恩
要譽之人則千不是萬不近不特神明所臨亦 殿下
之所洞燭也臣平生以任怨奉公見棄於世不能一日
安於 朝廷而到今獲遇 聖明千載之會事 殿下
無狀得此市恩要譽於大逆不道之人臣之罪狀至此而
不容於覆載之間將何面目復立於 朝乎請命竄黜亮

竊以正人臣忘君護逆之罪不勝幸甚取進止

陳備虜機務畫一劄

伏以臣老妄昏謬本不合世用而猥被千載之遇 天眷至渥每當經席仰瞻 天顏衷赤自激徒知有懷必達盡言無諱而不知言語荒雜窃恐其為 聖明之厭聽多矣退歸私室未嘗不達夜悚惕窃戒不敢復妄有所言矣目今 國勢危急事變難測而謀猷多失 廟筭靡定一朝邊境有急了無可恃之事則臣何忍含默不言以負 聖明之鴻造哉茲以猶不知止敢將若干時務之切急者冒昧条陳伏願聖明裁擇焉

一亿為國必先固根本以事勢言之都城腹心也四方
手足也古人謀國莫不以内為重以外為輕故大明太
宗於皇都設三千大營脫有外寇或以一營二營三
營出征隨賊衆寡而為出兵多少矣中葉此法廢
壞至於正統 天子陷於虜中景泰年間兵部尚
書于謙更設十二團營以禦外寇至于正德此法又
廢到今皇城無重兵只以遼陽一城為可恃及其一
敗出銀募兵欲遏方張之賊其計不亦踈乎我朝治
兵亦類於此平時則團聚兵曹各色兵排日習陣禁
軍少不下數千而故先正臣李珥為兵曹判書時又

欲區別兵農調束精兵十萬分六番遞番一朝有變
則使十萬之兵合番來衛京城此計與太宗皇帝
及尚書于謙重內輕外之意相符而議竟不行故相
臣柳成龍亦嘗沮此議而至於壬辰之後成龍乃服李
珥先見遠慮語及此事未嘗不悔其沮之也臣亦親
聞其悔言矣今者脫有邊吏不謹賊虜生心南飲則
所恃以為禁衛者惟有都監軍數千而已而近年百
事廢墜軍政亦然此數千之中老殘無用徒費粮料
者亦多鍊習專廢軍情怠惰其壯丁亦難必其為
可用之卒禁衛之兵只有此軍單弱甚矣而其不精

鍊又如此不亦可為寒心乎故臣意以西北兵備胡南方兵備倭以畿甸一道專用為扈衛抄擇精銳預定主將操鍊技藝屬於扈衛廳一有事變即來集京城與都監軍合為一体則禁衛不至如今虛踈而倭急庶可得力矣

一保守之地不可不預為措置若虜兵深入則京城濶大決難以守惟有移入江都可以避其鋒銳而然一朝迁捲入海中豈是長久之計將與陸地阻隔號令不通何事不生故臣以為莫如退守南漢山城此城乃溫祚累百年固守禦敵之地而形勢甲於八道使其有

兵有食則雖以累萬之敵兵相持年歲必不能陥
之且在漢水之南長江亦足以為限而距都城不遠士庶
之移入便易且其形勢獨當三南咽喉而東接嶺東
可以召聚四道兵粮以為援正當一國之中令可
通於南北觀敵兵盛衰强弱亦有可圖之策故臣
意若有移驛之舉則莫如入據此城以禦敵兵以
圖恢復今之急宜修築以為可守之地而永平設營實
為無謂奴兵方在遼東當今可憂之地乃是西路
而置營於永平不亦左乎設使奴兵由北方而來永平
豈是可守之地設營之後監司未嘗留駐不過虛用

民力作一空城而已臣意今宜移設監營於南漢城中使監司常留其處則自然有官屬之移住漸次成邑居而盡減廣州一邑諸役使之專力修築則不出一年半年可以成完固之城邑矣為此可守之城於距都不遠之地豈非萬全之長算也若計不素定先為可據之地則一朝事急茫然罔措不過爭獻巡狩東南之計而已吾之所往賊亦可往僻處一隅更難以圖西北其為禍何可勝言故臣以為修築此城為今日急務也

一 邊地小堡氷合之後則皆宜撤入大鎮自義州至江

界沿江數百餘里設大鎮幾處設小堡幾處每季
道兵及南方兵入防者皆分於鎮堡所分處多故其
兵每處皆寡大鎮亦寡而小堡則不過百名二百名
或不能備百名而虜兵之来則少不下千萬夫我兵
雖數千萬聚之一處以禦賊猶恐未必能禦況以
一百二百之兵能禦千萬之虜乎太山壓卵不足
為喻知其必不能禦而列之是以卒與敵也且小堡
既分大鎮亦寡則非但小堡必不能禦大鎮亦未必
能禦是小堡大鎮皆無所用如是則邉城有可恃者
乎故臣意氷合之後則小堡兵皆撤入於大鎮聚以禦

敵與分守諸處每處皆寡有間矣故兵法曰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正謂此也

一抄本道兵遮防則可罷南兵入防臣觀兩西之事與他道有異所謂入作依於主戶而居者每戶多有至戶有田四五結者則其入作丁壯多至二三十人而抄一人則可以得可用之卒領相田賦出兵之計實為得策也兩西田結合十五萬結二三萬精兵易以抄得近來貪風大肆守令侵虐萬端西方之民如在湯火之中誠能寬其徭役去其貪吏使民蒙 上之實惠得以蘇醒而諭以不得已抄兵之意然後或

五六結抄一名或六七結抄一名開丙抄萬餘海西
抄數千民誠知國家至誠愛民而抄兵禦敵乃是
不得已之舉則雖被抄為兵者亦自不怨矣而又復
其户役厚其賞給又得良將吏撫之有恩以時鍊
習則其兵將樂為用而皆為敢死之卒矣分番遞
戍常使數千之兵留在邊地而有事則下番之軍皆
發而用之數萬之兵可不日而集矣以此兵防備北
一之南兵遠戍其利甚多去家不遠無齎送之費懐
思之苦其利一也耐其水土不生疾病其利二也
下番則各在其家只食其立番者軍糧不至廣

費其利三也各欲保其鄉里家屬人〻皆當致死其利四也又素抄教鍊之兵臨敵有用其利五也南兵遠戍之害與此相反舍此計不用而必以南兵防戍是去五利而就五害也夫南兵遠客飢寒又不習水土准防之間死者相屬不亦可惜乎雖其不死者率皆羸頓疾病無復人形如此之兵雖多何用故南兵十人不如本土兵二三也又入戍未放之前皆當餉之一人日食二升則萬人一日所食一百三十三石五斗一旬則一千三百三十餘石一月則四千石一年則將至五萬石矣至於二萬兵則二十萬石矣未知十萬之糧

何能辦得也今日三南民力之匱竭不但由於曩日
土木之興守令之貪也蓋由於近來征戰之後居多
矣每次徵發不但行者破産田結有資裝之木一路
有刷馬之輸每年如是到今五六年而南方蕭然耗
竭矣夫徵發千萬之兵枉耗南方之力而到戍又無用
徒費資糧而已此南兵所以有害而無益者也故臣意
以為宜抄本地人作為兵而罷南之兵入戍且於南方
以田結收木或二三結一疋或三四結一疋入送于西方
以為賞給之用而其給木亦不必每月有定數初抄
各給五六疋既抄之後則只立番之時時給一兩疋軍

情亦自感悅矣如是則其給木匠亦不至甚多矣夫南兵與本土兵較其勇怯強弱南兵大勝於本土兵非南兵無以禦敵則雖困弊南方亦不暇顧若其主客遠近強弱勇怯大相懸絶南兵十不能當本土兵二三則南兵之入雖無靡弊之患亦不當入也今者壯勇有用大勝南兵之人自在其地抄之可以多得用之其利甚多又無靡弊內地之患者乃不思抄而用之是自棄其利也而必徵遠客羸病怯弱無用之南兵無益於禦敵而徒困弊南方耗竭國內豈非拙之甚者乎正是在邇而求諸遠在易而求諸難也今年

則氷凍不遠秋防正急入作之抄必不能及於氷合
之前不得已入南兵數千矣然抄入作亦當急急為之
至於臘月間則可以成軍此軍既成之後則南軍之
入可罷矣邊禦可固而南方可安矣
一於邊地防戍之處宜設屯田平安道內地之穀每運
入於江邊此平安一道莫重之後而江邊粮餉每患不
足臣意本道元軍及新抄兵入防於江邊每番令不
下數千而其處居人希少閑曠可田之地甚多以數
千兵田作幸而年登則可收數萬石粟矣如是則邊
兵自不至乏食而可省內地輸運之弊內地之穀亦

可以儲蓄矣此正所謂務一而得兩者也

一選用其地人中兩西千里之地豈無可用之中必有中智勇力出衆之人誠能廣加咨訪得而用之有知慮者參謀議有勇力者任將領使之各致其能則其人既知其地物情又諳賊人形勢又熟於山川險易道路迂直必能各思其可禦之道爭出奇計有以濟事矣

一請復五鎭管之制自祖宗朝於平安道內地置五鎭管即龜城寧邊安州平壤成川是也某某邑屬龜城某某屬寧邊某某屬安州某某屬平壤某某

屬成川其意蓋以賊若深入則龜城繞寧屬邑兵
以禦之龜城若不幸而賊由東路而來則寧邊寧
屬邑以禦之寧邊不幸則成川寧屬邑以禦之由
西路而來則安州平壤亦如之內地次次有守禦之
處矣兵興以來毀五鎮之制作為七鎮管使內地之
兵皆守外邊若外邊有不幸則更無備禦之處其
為計不亦危乎且五鎮之制本鎮在內屬邑在外其
意使屬邑之人賊來以其父母妻子退入於大鎮以為
依歸之地而共守之也今則鎮管在外以內邑為屬
賊來則內邑之人將棄其父母妻子迎賊而進也人情

各懷眷戀之私其勢自至潰散矣此豈非失策之大者也故臣願一依　祖宗之制復五鎮管擇人而任之令各率其屬邑脩其城池為死守之計而五鎮管本邑及屬邑之兵勿論元軍與新抄分為二等擇精銳為一等其次為二等而一等軍分為三番每以一番出戍邊地限以期年是三年而一戍也而每三分之一在外三分之二在內有事則在外者禦敵於邊城在內者聚守於本鎮二等軍則專為本鎮守城之用如是定制則非但邊城有可禦之備而內地亦有鞏固之勢矣

一募民入耕邊地　江邊之地居人幾盡流散人烟斷絶沃土空曠者無限勿論軍民募其願入者初年月給木疋丁壯爲兵其妻子爲耕作隨力自占而其所耕之地限十年給復則必有應募者矣如是則邊地漸實而防備有賴矣

凡此所陳皆今日備胡急務請令　廟堂商議施行而此外邊地事宜必有難以遙度臣之思慮所未到者矣且臣與人問答及料理軍民弊瘼別書別冊從後上達伏計今此備禦之計實是存亡所係不可尋常行以鹵莽宜遣重臣相視機宜採察民情曉諭　聖意

而上所陳復鎮管杪入作等事尤是大段舉措而所係甚大若泛然委之邊臣則難冀着實舉行故臣之愚計願得假一職名銜 命而往竭其駑鈍規畫粗定而後乃還則西方庶幾有備而少寬 聖上宵旰之憂矣臣之愚忠實 聖明所許區區之心常願死於國事況今主憂臣辱此豈愚臣自安之時且臣年雖衰老自度精力尚堪驅馳而西方之事非臣親往必不能措置如臣所陳伏願 聖明察臣愚忠亦念西事多虞許臣自往使得竭其犬馬之力則臣雖死於邊陲萬萬無所恨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卿上疏深嘉憂國之誠卿親往西土善為規畫之事必多實是國家之幸然西塞之寒倍於他道往還之間必經累月以此不能允從矣条陳之事當與廟堂議處焉

請巡檢關西料理軍機疏

伏以臣伏見昨日 聖旨有曰西塞之寒倍於他道往還之間必經累月以此不能允從矣臣奉讀未訖感淚先零尤不知死所焉臣今年六十有七豈不知全軀保家安享富貴之為樂哉思欲不避艱險以徇 國家之急者實出於不得已也 殿下非不知俯從臣請而每以衰老不敢遠出為慮屢請不許時日荏苒

將失事機臣不勝悶泣焉近觀 國事罔有頭緒而朝論多歧未有定計上下憂勤已經七箇月無一事完了其中軍務重事尤極無形廢朝軍政不須更言逮我 聖明之時宜有改絃易轍之舉而常循舊規坐待危亡此臣之所以累瀆 天聽而不自知止者也今之所条陳數策皆料理於五六年前與張晚李時發共爲爭辯者而適因時勢不得措一事施一策心常慨歎幸遇千一之會豈忍退嘿坐觀成敗乎不幸賊若南牧則爲 殿下前驅者捨臣而其誰乎與其偪慼束手徒死曷若

預往西邊料理機宜以為鞏固之策乎臣之年紀雖
已衰老自量精神筋力尚可扶持往返且事君日
短差過數年則 殿下雖欲用臣不可得也或者
以為雖不親往在此籌畫未為不可云臣意以為
臣之所陳果不合時宜則已矣如其可用則必親往
其地與邊師諸將十分商量為一定之規然後邊
情可安而內民得所矣臣之行止實係國家存亡
臣之一身何暇於自便 殿下若以久留邊塞為慮
則未寒之前一番巡檢五鎮管開諭民人各保土
地以示啓處相依之勢然後乃還於公於私實無

所害矣昔趙充國年踰七十亦曰願至金城圖上方畧
今日之行無愈於老臣故如是冒瀆至再至三伏願
聖明恕臣愚妄察臣微懇斷自 宸衷快下汝往
之命則臣雖以馬革裹屍亦所甘心臣不勝激切祈
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嘉卿
為國忘身之志卿今老矣决不可遠往宜體

回李尚吉狀啓請親赴毛都督軍門劄 [illegible]七[illegible]升矣

伏以臣伏見毛都督接伴使臣李尚吉狀 啓及臣處所
送書札不勝驚駭係是莫大莫重之事而其機已急
若不於查官未出之前萬分規畫預為之地則事

機一失悔無所及此臣之所以腐心摧肝而不能已者
也今日之事權在毛都督而左右之人多有不恱我
國者云而都督每以接伴譯官品秩不相稱為言 朝
家何惜一品宰相一人而不即差送以慰其心乎且更思
之萬一危徒乘時行間則禍將不測譏察之擧在所
當慮此時不可不擇遣腹心重臣而臣伏見沈器遠金
自點等才畧俱優赤心奉 國揞當世務若以此等人差
授其任委以機權之事則必盡心職事不至僨敗
殿下事矣且於毛都督處不可不頻數遣人一以示我誠款
一以探彼事情臣雖老衰自度今日可堪此任者無踰老

臣懇祈 特許一行則親赴軍門與接伴使李尚吉詳
細相議共講彌縫之策臣之願也我國大小之事毛
都督無不洞知前日睦大欽以問安官下去時知其
爲原任玉堂之官頗致厚意云今者沈光世以從
事官下去而且知此項事意亦依睦大欽例爲先
急速前往毛都督軍門以候起居則都督知沈光
世爲貴戚名官又知臣爲舉義重臣則都督之心
必曰朝鮮之待我克盡敬禮亦有加敬致款之事
都督之異日有大造於我者必基於是矣且聞西人
配處西邊者甚多而罪家之爪牙徒黨亦雜於行

再劄

伍間遍滿一道安知其必無乙撑說話得售於此
日乎臣伏見李尚吉狀啓定配罪人敢作四韻詩遺
都督以求和多有可疑底意顯言於詩歌者如此其
他從暗裡衍亮臆作妖禍之事何可量哉臣於昨日
榻前流涕哽塞不能盡辭說而退自誓噤口不復言
當世事矣逮夜耿耿不能交睫聞此查官之來愚
衷益切不能自止敢冒萬死取進止
伏以臣之請往關西前則為軍務後則為往見毛都
督也前請不可謂不重且大而此事機關實係明辯固
非過慮之所致 廟堂之獨以臣啓請者豈無其

意伏願 特下汝往之 命以完國事不勝幸甚臣竊念李馨遠與毛都督同處二年備嘗艱險情意頗厚都督每向人致問云若與李尚吉同心周旋使毛都督先事致力則猶可以扼止查官之行查官之事他人則一見都督勢難容易發言而馨遠則入見叙舊之餘可以措辭接話嘗試其意臣請馨遠稱以政府從事官急速馳進使之先為周旋臣亦從後馳往以及事機之意 令議大臣施行何如方在病告中不當冒瀆 天聽而只緣事急敢此仰 達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為國請往關西至於再三良用嘉

恍焉但卿不可離京遠往不能允從矣李馨遠事

衣啓

請加禮遇毛都督啓

伏以小臣臣疾呈告不敢仰瀆 天聽而只緣事急

强請馳往 聖明以不可離京遠往爲 敎臣不勝

感泣之至臣竊念前日雖送呈文不言毛都督憤恨

光海懷慨欲死之意似爲泛然今聞李馨遠之言

毛都督擒賊鎭江使鄭導遣援兵則鄭導以族國

王旨意爲答而都督之避賊至江岸也鄭導攔阻

困辱使不得渡江則是實鄭導奉行光海之令也

其後賊兵之來也鴨江鄭導厚贈設宴而使胡譯黃

連海與賊相約及都督之入定州也光海以稿本深入
下諭則鄭遵送帖于都督以賊退則進毋貢過江士
女之望等語欺誑都督移屯林畔而使其小譯李朋
福引賊道路此則都督之所洞知也是以都督謂吳
翻睦大欽曰林畔之後邊臣以我與賊又謂金緻曰俺
若死於林畔則在我立節雖死無恨貴國二百年事
大之誠則掃地盡矣都督之揭帖以主賊去來引賊道路
之辭直作而光海甘受不能回答每以賊勢恐刼之驚
動之而連遣朴葵英文希賢于遼城其書稱賊以後
金國許此京都督之所目覩耳聞也如此等事備悉呈

文使李馨遠賫去稱以呈文賫進官使之急速馳往
與李尚吉相議周旋使都督因此呈文轉奏 天朝則
亦可以解投杼之惑矣仍念賊臣朴宗胄爲孟推官
接伴使久留松京反正之初宗胄之誣毁 本朝想必
無所不用其極加以推官入城之後接待贈遺不滿其
心益激推官之怒轉成讒慝之口致有查官之事此
誠 主辱臣死之日也況 奏請使臣之千言萬說難以
解先入之疑惑若非毛都督則決不能攻破邪說臣之
請先遣李馨遠而臣欲隨後追往者專爲明辨實非
過慮之所致也且 聖上即位之後專慶節日問安今

此之行優送禮單以慰其心似為便當須見李尚吉
貽小臣書曰毛総兵為我國多費財貨致力於三閣
老云　中朝行禮乃是規例況此機関甚重豈可以
些小之弊致誤國事也此等事雖査官不來　天使
未到前將此曲折預為周旋於毛將亦未為不可陳
稟當出自大臣而大臣長在推鞫廳不遑他及臣雖在
呻吟中所當有懷必達不拘常規恐失事機敢此冒
瀆　令議大臣施行何如　答曰依啓
癸亥十月　日

進所論將務冊子仍請以歸後復還於體察使箚

伏以將相一也而定禍亂致太平必伏于將夫將者識

時務而已劉漢之世識時務者惟諸葛亮一人而已非但漢為然而三代亦然周之時濟濟多士左右奉璋而至於明六韜之畧鷹揚于牧野者惟太公望一人而已吾東方高句麗時乙支文德身都將捐能却隋煬帝一百一十三萬之衆于清川江上我朝金宗瑞受知於世宗朝創設六鎮永除國家北顧之憂臣自惟庸陋萬萬不及於數人之才然竊度今世識時務者不得見其人此臣之所以不甚自輕其身也臣於壬辰年聞為體察使柳成龍從事官在劉摠兵軍中知鍊兵之法行師之方出守長城謹以兵農不可不分之意

著為一䟽上于 宣宗朝過蒙 優奬俾試一邑臣
奉而周旋先行于長城其後歷試三邑並有顯效而
環八道無意於軍政者臣既適之後知其終不可
行也故留其穀而焚其籍矣今者 聖明龍興八閱
月矣臣之初意堂堂我國八道之廣人才之衆豈無
一良將者乎默默無一言及見通來大小將臣規度揣
摩之事並無頭緒然後始知將才之難得也古之人
以良將比之長城苟無良將則是無長城也外何以
扞禦戎狄內何以禁遏暴亂乎宗廟社稷從此而亡矣
此臣之所以夙夜憂惧繼之以泣血者也昔漢宣帝

欲討西羌問趙充國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
老臣充國豈好為無實之辭以自誇大哉蓋充國自
度一世人才皆出於己之下故不敢不以實對也臣亦
自度行能文辯最出羣臣之下而於兵家事三十年着
力粗有所得雖不敢竊比於充國而求之於今世則如
臣者亦不可多得何敢以自衒為嫌而含默退坐乎
須於榻前親承 玉音臣之所分兵農之説 特命
書啓臣謹將一生所著疏章及諸宰中問答之語合
作一冊以進懸祈 聖明特賜乙覽可則用之勿疑
委以勝敗存亡之責不可則更求踰於臣者許以專征

之任使之規度得失揣摩利害無不自任夫然後此賊
可禦矣三公之職皆所以主安危之責而至於便宜
從事則當有專責之地我國之有體察使是也都元
帥專征於外體察使運籌於內內外協心而無掣
肘之患不如是則不能成功也尹吉甫之功孝友成之
諸葛亮之謀費禕贊之夫然後國事可為也臣伏見
領議政李元翼曾於 宣廟朝為四道都體察使曉暢
軍事而年紀已衰精神氣力想必不及於曩日而左右
兩相皆以醇儒宿德未嘗從事於軍旅之間惟西平府
院君臣韓俊謙非但身經元帥觀其局量有餘足以

駕御人才今日體察之任捨後誰其或者以為國之
舅不合元帥之任此說非也當此危疑之際其可膠
守區區之常規乎伏願 聖慈俯鑑血誠之所在必行
焉臣自 殿下即祚之初前後建白無慮萬數而辭不
達意誠未格天一不見施至於方伯之久任尤為救時
之急務而每以議大臣下備局為教畢竟浮沉湮沒
於推諉遷就之間而莫之能行至今八箇月之久國
綱不振軍政不舉強胡數十萬之衆滿江思逞而可
勝之形不立克醜之徒反側之子相裂於內外而鎮定
之策不講臣恐覆亡之患朝暮且急也且創業異於

守成而中興與創業一也蕭何曹參由掾吏而為公侯創業之規模也鄧禹馮異以匹夫而至將相中興之制度也何嘗問履歷之多寡門閥之高下哉蓋惟俊傑能識時務而俊傑不可易得故用之不拘於常規也其用俊傑既不可拘於常規則其所以論議獨可拘於常規乎論議既不可拘於常規則規模制度獨可拘於常規乎有非常之人然後必有非常之舉有非常之舉然後必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豈人人之所能知乎此所以中興之規模與守成異也此所以臣之言不得見容於浮議之輩也先正臣李珥有言曰浮議之

權重於太山臣工之不釐萬事之壞墮皆由於浮議
之所動浮議一動三公不敢較六卿不敢抗坐視而莫
敢救正蓋由兩司之官太半新進輕銳之人不能思臺
諫體面之重而千鈞之弩每發於鼷鼠之類損傷風
采亦既多矣而至於是非之所在輕重之所形未嘗分
别辨釋而徒以擊搏為能事聞於耳則必論觸於目
則必彈使謀臣智士不能措其手足尚安能用非常
之人而建非常之功哉近日有一種伯虎之說横行於
搢紳之間臣見一臺官主此說頗强臣據大義折之
此後浮議益峻日甚一日而至於係干君臣之義倫紀之

重者褒如充耳一切不論何其見理之不明若是其甚
也古語有之曰政在三公則治政在臺閣則亂政在宮闈
則亡不識今日之政在三公手在臺閣手　殿下之所
以倚仗者三公耶臺閣耶抑亦治耶亂耶老臣之淚
至於成血而不知止者無他焉獨爲　聖明在上也伏見
殿下柄用之臣多是繩趨尺步低聲細語之輩無過可
擧無失可言臺閣彈文之所未能到也臣亦不敢以
此樣人爲不可用也其在太平無事時猶可以都俞揖
讓於春臺之上矣至於遭太亂决大策顚者扶之危者
持之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則非其任也　殿下其亦

以爲用如此之人行如此之政而尚能鎮衆心戢禍亂於雍容談笑之間乎臣竊爲　殿下危之嗚呼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　殿下之所以注意在於相乎在於將乎使　殿下果爲注意於將則其所以注意者在於何人乎苟無注意之人則將置國家於何地如臣老妄狂疾爲世所弃不足以添注意之列顧惟韓俊謙之才局正合仲吉錫命之臣　殿下之注意當在於此人伏願　殿下試可焉人或以俊謙爲元帥時無所成名疑其無將才此非知俊謙者之言也俊謙西行之日臣往見俊謙曰公以七臣中人當此

之時自保不暇何暇展其才乎欲展公之才則公之身危矣俊謙唯々而往其無所成名固也不可以此而謂俊謙無將才也嗚呼達人之聽々於無聲智者之見見於無形無聲而聽之況有聲乎無形而見之況有形乎漢成帝時梅福上書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謂其亡國之形雖無而亡國之影可見也趙憲在宣廟朝上疏曰仰觀天文俯察人事倭賊之來必在明年亟斬倭使之頭奔告于　天朝然後天朝之援兵猶可及於東萊不然則倭兵必踰鳥嶺當時之人目趙憲為邯鄲妖及至明年倭賊果來人謂趙憲能

見人之所不能見蓋能察其影〻也今昔亡國之形已
著固不待察影而後知也然衆人不能見而臣獨見之
人孰不以臣為怪乎不識今日浮議之徒目臣為邯鄲
妖乎〻異日亂亡之禍果符臣之所言乎人將謂能見人
之所不能見如趙憲乎念之至此肝膽崩摧臣今年
六十七矣身雖甚耄言則非耄而尚不得見容於
聖明之世一斗赤心九死未悔背疽將發心疾先作頭
眩目暈胷煩腹脹伏枕仰屋朝暮入地屢度呈告
俞音久閟欲强病奔走則銷骨可畏欲泯默沒身則奈
負聖明臨死一言無異尸諫惟冀殿下憐其志而

察其辭焉臣無任血忱至大感屬壹欝之至謹冒萬
死以聞　荅曰省疏具悉嘉卿為國之忠疏中所
陳當與卿議處伻予至意須速出仕

請設都體察營於京城統御八道啓

癸亥十月十二日

凡為國必先固根本而欲治其末寧有是理古人謀
國莫不以內為重以外為輕昔年先正臣李珥治兵十
萬欲為替守京城其意實與　天朝尚書于謙别置
十二團營於　皇都無異我朝平時八道軍士防戍邊城
之外分番替守於京城者其數不為不多而禁軍亦至
數千每月習陣以備不虞亂後不鍊兵曹正軍而只鍊

都監烏合之軍脫有緩急必不可專恃到今人心疑危
亾逆繼報前轍尚存後車何戒不治其本而欲圖其末
其計不亦踈乎臣意訓鍊都監外別設都體察營於
城中統制八道而大段軍務變通之事則稟議于廟堂
入啓施行使四大將兵摠屬於體府而受其節制又以
畿甸選兵屬之使左右防禦使亦受其節制春秋巡
察使率兩防禦使會操於京城除北道兩西外江原三南
四道抄擇禁衛軍分各官殘盛定其額數務精不務
多給奉足復戶後一依都監軍例分番替守京城以為恒
式與都監軍一體操鍊此軍之外出身及業武閑良有

武藝者皆屬於體府亦為給奉足使之備給番粮隨其多少分番習守而立番時屬於體府又與都監一體操鍊此軍號為禁衛軍須定主將鍊習技藝考其勤慢賞罰守令而常時不戍邊方專為扈衛則人皆樂從而不為厭苦如此則國體自尊非徒外寇不足之卽而内患亦自消滅矣體府所領之軍如是其着實而可伏國威則如有事變移檄徵召可以及期来赴矣以此軍或親征或守城或止内亂無所不可豈非今日之第一急務乎

論三司不治仁城君珙之罪疏 癸亥十月二十七日

伏以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也五倫之中君親居

先人而不知有君親則人面而獸心在王法殺無赦韓孝
純受爾瞻指揮率臣僚庭請罪在於爾瞻而孝純既在
其位則猶被削奪之罪於既死之後況身居宗戚之首
主弑逆之論而可以立於天地間乎臣伏見仁城君珙
議於光海以儒疏為草野公論所謂儒疏者指逆黨仁
俊等之疏也其疏引胡氏吉太廟誅武后之說以欺光
海以此疏之說為可行則是有心於弑逆也不但請廢而
已也仁城於大妃其義則君臣也其親則母子也臣焉
而弑其君子焉而弑其母天下之惡一也既以弑逆之意
獻議而又率宗戚數百逐日盈庭張皇凶悖之辭期廢

毋后而後止是光海之惡仁城成之也其餘賓從王子
宗室雖得罪於倫紀不可一一摘發治罪至於仁城則倡
率宗室期於必廢而後已其叱辱臺諫一事特細過也
不足之論也抑有一說仁城之獻議於廢論也如此倡率
於庭請也如此則當其主上反正之日 大妃復位之初
爲仁城者所當身伏斧鑕請命於闕下以俟物議之不
暇而偃然呼唱有若無罪之人且告君之辭至以叔父
自處是忘君臣之義矣其驕橫悖惡之狀至於如此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臺諫視君父不如其身故徒憤其
身之受侮於仁城而至煩 睿聽論啓數十日而始止臺

諫論事之體豈若是乎光海昏劣安生猜疑姦兇之臣承望風旨相継誣告残害骨肉罔有紀極以至于今日每有言及此者則臣輒不覺嗚咽氣塞心骨俱寒臣雖庸陋其引君當道之心則不下於今日三司之徒豈敢以光海之所為有待於聖明哉第以罪關宗社倫紀則不可以親戚而饒貸仁城率宗戚庭請幽鎖母后而奪其位號君臣之義父子之倫已掃地盡矣其罪有甚於孝純也率百官之罪孝純不得免焉而率宗戚之罪仁城獨見免焉則是可謂王法之至公乎臣謹按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異同宮府之異同是示天下以私也一陟一罰不可異同
況係干宗社倫紀之罪乎當初臣等義理不明不能據
義正名以治倫紀之罪故姦人生心兇逆繼起觀其賊臣
夢寅之招已將鄭麒壽而謀戴慶桂桂之父既以幽廢
毋后見廢而又欲推戴其子豈非由於不能治倫紀之罪有
以馴致之乎然則義理不明之罪臣實當之尚誰咎哉夢
寅之誅不過數月不軌之徒益肆凶謀幸賴祖宗神靈默
佑於冥冥之中而逆黨就捕誠爲不幸中之幸也窮推
極問庶幾乎罪人之斯得而 殿下以帝堯親親之至仁
布天地生生之至德特降不問推戴之 教仁則至矣德

則大矣然凡鞫獄之體唯貴於明其情狀辨別其眞僞
而已推戴之說既出於賊招則當窮問而極辨之若出
於賊輩借重而誣詐者則當快釋其罪以安其心使國
人知誣詐之不得行於 聖明之下萬一不幸實有不軌之
跡者則當洞察情狀斷之以律使國人知奸謀之不得容
於覆載之間可也今則推戴之招置而不問雖有無罪而
被其誣詐者罪在疑信之間而無以自明爲 王子者亦
豈能安於其心哉必有鬱鬱之懷究而以苟活爲恥者矣鞫
獄之體豈如是也然則 殿下之所以欲矯光海之錮弊
者適所以啓後來無窮之患也十六紙云書有不忍聞不

忍言之語而自稱大將又踏僞印則必有大兇巨魁隱伏
於都中黨與已成無所忌憚睥睨我宗社而竊笑者矣
不問其推戴則如此巨魁更有何術而得捕乎不得捕
巨魁而可以安宗社乎雖曰王子而實有謀逆之心則管
叔為周公之兄成王之叔父而亦未免於致辟 殿下雖不
欲問推戴而臣僚昧於義理亦欲奉承 聖教恐非為
宗社之計也嗚呼此時何時此日何日 天朝之查官朝暮
且至而奴酋之兵鋒閃閃然思逞若不能及是時罪人斯
得而一朝查官下陸奴酋犯境不軌之徒乘時內應以構大
亂則將若之何到此地頭雖有十諸葛不能為之計矣

殿下雖思用老臣言而能及圖之乎臣不居言責之地不與
鞫廳之列而有此云云者非故為峻論而羅織無罪之王子
也第以殿下不問推戴之教大非按獄之體亦為後世階
亂之地故臣既陳於榻前又為眷眷焉而不知止者也
嗚呼三司之官孰非殿下之臣乎所以緘口結舌而不敢
言徒為毛舉細瑣之事以為塞責之地者果何意歟臣頃
於筵中再舉倫紀之說至以涕泣又於衆會中見大司
憲臣徐消極言其不可不論之意反覆再三而徐消褎
如充耳不荅一言其不識義理而拘於俗見甚矣非但徐
消為然而三司皆然不識三司果有為殿下盡忠者乎

臣何忍與含默不言之輩共列於朝端乎寧欲速死入地
無訛無聰也所以伏枕呻痛日就危域而不敢服藥調治
以求苟活者也顧此一心炳然如丹不忍忘 聖明條列一二
仰叫閶闔而 聖教勤懇不許 恩遞臣承 命百拜感淚
如雨第念臣是 殿下之臣也義不可與無毋無君之仁城
共戴一天雖欲强病趨走烏可得乎惟當結草於死後以
報 聖恩臣於擧義之日不能據大義處置仁城而及為都
憲之時始見仁城之收議其大逆不道極矣臣累發於臺席
而同僚以為不可與廢人並論云云臣欲待其論結末然後論
啓矣適除他職而未果頃日仁城與臺諫相詰有依迎例

廢 大妃等語欲廢 大妃者誰也而乃敢發此言乎其肆然無忌憚可知矣其可任其自肆而終莫之罪乎請先治徵臣當初見義不明之罪次治今日三司噤默觀望之罪以杜人臣忌 君後義之弊不勝幸甚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二十八日備忘記曰右賛成李 所陳之劄言辭極駭予甚恠焉豈意此人不知予心者哉今後如或更呈如此之疏劄政院勿爲奉入事

陛辭請於春時入覲劄

癸亥十二月 以御營使兼開城留守時

伏以臣徒懷杞人之憂每瀆狂妄之說于今十箇月一言不見效一策不得施無非臣平日不見信於朝著間所致也然

臣之前後狂言於一身無益而有害於國家不無少補於
遠大之謨矣臣之此行初出於臣之妄請而在臣一家之計
則得矣其於聖朝顧無絲毫之補而反有貽弊往來之
煩而已臣曾於榻前妄將所懷再三陳啓誠未格天明將
啓行年迫七十事君日短區區犬馬之情臨發尤切雖蒙
頻頻往來之教臣素多心蟪過慮國事未瞻天顔纔過
數日則雖在京之日或有達夜不寐況無故遠離魏闕必
發狂疾漢臣汲黯出守之日猶願出入禁闥補闕拾遺
臣雖不近於社稷之臣而狂戇則甚於汲黯身辭玉陛
形去心留眷眷危衷只惧衰職之有闕也昔在成廟朝江

原監司孫舜孝不堪戀闕之懷未有召命徑自來朝入
瞻天表愛君一念在外愈切故也況留守之職與京官
一體歲時朝賀臣子不可廢之禮是時身自奉箋上
來一望清光是臣丹情之至願而不離於夢想者也不
知聖明果以臣言為然也搨前一氈從此陽矣回望
五雲不知所云　答曰省劄具悉須者因卿三請勉從是
行到今思想則不忍相離之情與卿無異予深恨享
甫聽從之過古人駟不及舌之言誠不妄矣歲時上來事
依啓
甲子正月初六日

論度支調度之弊

伏以當今百事渙散莫能收拾而其中度支一事最為無形國家存亡軍兵俸祿皆係於度支而近來調度失策每區區於細瑣末節不為遠大長久之計故所收零星而民怨日滋臣意戶曹郎廳八員令判書勿論名士南行布衣使之自擇使八郎官各掌八道又極擇八道都事內外相管而調度之則事有頭緒見效必多矣自古理財莫要於魚鹽鐵而多產於我國調度得宜則不患生財之不足而捨此不求失計甚矣沿海魚鹽鐵所產之邑一應徭役量為蠲減使之專為煮鹽鐵產之邑亦如之則糧餉自有辦出之路不必別出管餉使貽弊於各官矣

且各邑多有陳荒田畓令都事自擇屯田官募聚流民初年官取三分之一後年半作則通八道所取穀數必倍於管餉使所收零星之穀矣且粮餉不繼則國不能為國諸宮家與各司魚塩場及立案田畓處限三千石並為屬公專管户曹過三年後還給則亦不為無補於粮餉矣且一國公私船隻亦並屬於户曹使之出行狀於户曹而出入之時所到各官不為收其船税則船主爭先願屬於户曹矣無户曹行狀者到處隨現重治則不得不出户曹行狀而使船主皆出户曹行狀然後户曹量收船税而興販之本分大小船量給取其三分之一三分中二分給船主則

人爭樂為聚利必多矣如此則國家取穀必多而民怨自息矣如此則民無加賦之苦而國用自然不乏矣臣目覩度支調度失策無可柰何須於 榻前略陳梗槩而辭不達意未蒙採施復為條陳更瀆伏願 下問于備局或採一得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劄中所陳當量處焉

論勿用光海壽弸疏

甲子正月初七日

伏以臣老妄日甚發言處事動拂人情每入 經席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前後與臺諫爭論者非一非再每起一番風波使朝廷不得安靜無非臣不諒世情只欲扶植倫紀所致也當初臣等皆非貴戚大臣而欲扶萬古綱常仗義討

珩

罪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昔宋儒朱熹以光宗不
爲重華宮問安謂草野當仗義而起夷狄亦興問罪之
師云云廢人之於大妃幽閉之久至於十許年賊臣偉卿
大珩等承望其風旨乘間迫弑之計無所不至不特此也
口不可道耳不忍聞之言非徒傳播遠近反正之初 大
妃下教章章昭著十目難掩則其倫紀都喪無復人理使
我國數千里封疆將爲禽獸夷狄之域凡有血氣者孰
不齊憤共怒欲助天討哉當初擧義之日臣力陳於 殿下
之前曰罪惡貫盈不可不正名致討而若終不能保全性
命則臣當自經而死至於 即位教書之時 天朝奏聞之

日臣力爭而去其弑逆兩字者微意實欲保全其性命
也且三月十三日 大妃下教于臣曰逆魁父子爾瞻父子及
賊黨盡數梟示後當出宮臣與都承旨李德泂對曰廢
人則雖寸斬臣身臣不敢承命下手爾瞻等則當依
教梟示爾瞻父子以下三十餘人令手下軍官幾盡提致
闕下從輕重定罪矣須曰 廢妃之喪禮官昧於義理只
拘俗論乃以光海為號大乖於朱子之定論有識者莫
不駭恠而臣亦知其不可而以身無言責不敢隨事爭辨
而心常慨恨近聞李安訥賫去咨文削去光海二字若
光海之稱不害於義則何乃諱之於 中國乎其苟且顛

倒極矣此何等義理乎廢人之罪名止於燕山而已則
稱之以光海未為不可而至於幽閉 毋后且有不可忍言
之罪加以爵位禮葬致祭未知據何禮文而有此舉措
乎 殿下若以親親之義遣內官致祭物而已則猶之可也
得罪倫紀之人加以爵位則無以懲惡於後世有傷倫理
大乖討罪之義其不思甚矣近日朝議不顧大義之所在
徒以區區之意見圖免身謗雖謂之不識義理可也
朝廷之上有大臣焉有臺諫焉而須以扶植倫紀之說與
臺諫爭辨其論竟莫能行使義理還晦不明到今又
將妄言瀆擾 天聽固知言發禍隨不勝區區杞人之憂

敢陳狂瞽無任惶恐之至

請梟示張後翼刑

甲子正月十五日

伏以近来國綱不振無賴之徒横行中外托稱上司衙門軍官突入閭閻奪取民産無異盜賊臣嘗痛憤每欲摘發其尤者梟示一人以勵其臣而文化居張後翼稱名人偽造扈衛大將兼御營使印信及臣之署押文化縣奴婢推捉關字一張現捉於捕盜廳介〻承服後偽造印信並為現捉偽造印信雖有定律而近来托稱上司軍官作弊閭閻者比〻有之如此之習不可不随現痛治上項張後翼梟示街上以懲他人宜當取 進止 答曰依啓

登對後待罪劄 〃〃 正月二十日

伏以臣本狂踈戇愚加以近日過慮國事心恙益重每於論事之際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輒發異衆之說大致騷擾之端使 朝廷不得安靜者非止一再老妄孤蹤上厭
聖德下拂羣情臣身進退實爲狼狽退居私室每戒含默而又於昨日筵席言及按獄之事妄以守株之見爭論於 天威咫尺之下忠憤之語自不覺及於大臣又與重臣爭辨之說多涉未安使法筵都俞之地爲一紛爭之場古人或有牽裾折檻之事而臣之失體甚於古人追思所爲措躬無地非不知俯仰世情之爲美而狂妄之性老而益甚

謨言處事動輒乖宜　聖度包荒雖不抵罪臣子之心豈敢自寧杜門省愆之外更無他策惶恐待罪取進止　答曰勿待罪

甲子二月二十四日

因逆提事請治鄉境及告目家別

伏以天下之惡莫大於叛逆人人得而誅之臣子之討逆無論貴賤不分親疎為　宗社計也昔齊田恒弒其君孔子雖在他邦猶沐浴請討況逆提為逆适內應圖簒　天位為其逆首禍及　宗社危辱母后至使　至尊播越南路賊敗之後猶擁賊衆全家逃出其窮兇極惡前古所無幸賴天佑大德自就捕捉所當人人竊其肉而寢其皮人臣分義苟能捕得逆提則何待上告　君父下告上司然後誅滅之哉

而韓嶠不識君臣大義捕得數日之後與安士誠押致於帥
府其間或有意外之變則雖罪嶠身不足以雪其憤華漢
南元帥沈罷遠等獨知逆堤不可一刻緩誅倡義(昌為)除去差
強人意韓嶠一老妄之臣不足深責至於三司為殿下之臣
子而俱以不識義理之人既不能前期請討以致今日危亡
蓋當初兩司長官只請逆堤罷職而已於是臣請鞫兩司
長官緩逆之罪若正為今日道也而甚臺諫又以遠竄請罪
而處置失宜竟至失捕明有常刑兩司猶不請罪其失捕
之臣反請拿鞫罷遠等是可謂知君父大義乎近日逆臣雖
討逆大事係于王子則莫敢誰何周禮凡公族有大罪君三

宥然後司寇猶不聽命而行辟況逆堤所犯不止於公族之有大罪者乎罷遠等身爲元帥處置逆首挨諸古法而無違朶之大義而無失三司之請其拿鞫殊無人臣討逆之義請先治韓嶠見事不明之失次治兩司忘君緩逆之罪不勝幸甚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言過矣

逞讒變初由析仍乞體[illegible]劄

甲子三月一日

伏以臣稟性戇愚遇事徑情立朝三十五年一未嘗屈意從衆徒恃　聖明在上只懼年迫七十事　君日短未死之前竊擬圖報涓埃而不料新進喜事之輩媒孽其短至欲梟首吁亦甚矣臣罪實當是律則臣當自服何敢有說初非將兵之

任而以江灘摘奸奉命之時自 上下教于臣曰節制多門
不當總督諸將只速摘奸而還 聖教丁寧今尚在耳臣
受命初七日發向坡州到碧蹄聞松都見陷撤撥已絶事
機急迫是時利川府使韓會一適以差使員同在臣行臣即
令入城傳語於其父浚謙使之 啓達從速去邠之意又聞
江灘之軍甚爲孤弱決難把守即爲狀 啓請令柳舜翼
將送泰仁金溝募軍六百餘名而爲羣議所沮終不給送
矣是日酉時臣到坡州摠督副使崔鳴吉前往松都爲賊
所迫僅以身免夜半還到坡州謂臣曰無軍兩將同住一處無
益成敗大監留從事李植使我同事大監職是御營速往

扈駕以備不虞云臣意既以摘奸江灘為任則不可不一番往巡先遣崔茂宋震于臨津上灘李景立把守處又遣韓嶠于臨津下灘朴孝立防戍處使之巡檢虛實臣更思之使人巡檢莫若親見即往臨津自臨津距朴孝立所守之灘幾十許里矣路逢韓嶠嶠言下灘防備甚踈軍無固守之意吾已檢飭而来不必親往臣謂嶠曰雖然不可不親往巡審仍率韓嶠纔過一嶺朴孝立遣軍官馳報曰江灘所守軍卒已為潰散無可奈何願守山城臣即往山城則山城無可守之卒臣又非守城之將況臣職係 御營所當即赴 闕下扈衛至尊乃臣職分內事也即與總督副使

崔鳴吉馳来碧蹄後峴鳴吉謂臣曰吾職名総督而旣不
能総督不可直入京城當馳往元帥軍中督戰破賊是臣
也大監則只以江灘擲奸爲任須速馳往扈衛可也遂爲
馳去臣以七十之人一日之内往返百有二十里單騎馳来奉
殿下渡江未知尹煌以是爲臣之罪耶此間曲折雖從事官
李植其時後来未能詳知況他人乎臺諫初聞流言一番
論啓實非異事不足與較至於尹煌則乃搆臣罪名曰旣已
受命視師則所當董率諸軍把守江津而望見賊鋒脱
身先走又曰雖梟示軍門未足以快神人之憤是煌之視臣
無異賊迺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吁亦慘矣殿下旣以謀陷勳

臣為 教則 聖明已盡洞燭其情狀矣臣不必更為辨論而
臣雖無狀職忝崇班豈可負此重罪而行呼唱於道路乎設
使臣帶総督諸将之命松都已陷於賊而諸将皆在賊後李
景立所守之灘亦在四十里之外一夜之間何以総督諸将以遏
賊鋒況職是 御營而擲奸江灘為任者乎當此之時 聖
明若不洞燭情狀則臣之頭已縣於藁街矣若以臣終始力
主去邠之論為臣罪名則可矣非臣之罪而梟臣之頭 豈人
人所得為者哉伏願 殿下〻臣此劄于 廟堂使之稱量其
輕重臣罪實有軍法之不可貸者則断以軍律以肅軍法如
其不然則罪有所歸豈可含糊兩可而並立朝端也老臣犬

馬之情雖濔 八彩繚過數日則如赤子慕慈母達夜不寐
誠激于中不自知止豈有暫離魏闕之心哉但欲留則媒孽
如前所陳欲退則不忍永訣 天顏臣情臣勢孔艱而可悲
矣伏願 殿下特許骸骨之請使之保全首領得終餘年於
寂寞之淡不勝幸甚 答曰此非元勳辭退之特卿其勉
輔寡昧以濟艱危仍下備邊司回啓
甲子三月初六日
備局回啓曰王堂之論李 辭極過越殊甚未安然豈有構陷
之心哉而元勳重臣至以此陳劄必欲辭退亦甚未安請 命
招察職 答曰依啓李某實無死罪而論之太薄設或無構

陷之心豈不非哉其時陳劄之人適差可矣

第二劄

甲子三月十六日

伏以臣七十垂死之年發言處事無異狂童經情直行動拂世情頃者因一擧足幾陷不測幸賴 聖明洞燭得全首領妄陳一劄待罪江舍而素患心恙到今益重名命屢下茲瀕不俟駕之禮逋慢之罪至此尤甚而 殿下不惟不罪至於御供餘饌 特賜於郊外者非止一二品且日者伏覩 聖明下備局之教以臣之故至遍論思之臣兢惶罔措置身無地臣是何人叨此不世之恩不覺感淚先零雖結草於死後無以報答天恩之萬一所當碎首粉骨圖報涓埃而第臣稟性狂愚

不合世用之狀已陳於 搨前者非止一再思欲戒口含默不言
國事上而 聖恩如彼其重下而時事如是其艱雖欲為保
身之計而國破則家亦亡亡 主辱則臣亦死徒知忘身殉
國未嘗屈意從衆每與大臣臺諫爭辨於 搨前忠憤所
激言不知裁徒犯衆怒未嘗一言見施至使法筵都俞之地
為一紛爭之場殊失朝家體面者數矣 殿下之廷無臣一人
則朝廷自靜國論自一無復有紛爭之端矣上下唯唯共濟
時艱不亦美乎臣區區愚忠乞退之外更無他策昔臣三師先
正臣李珥當 宣廟朝深悶朝著間分黨之患力主打破
東西之論見忤於時輩而適因北鄙之變身為兵判納馬

免防不過為惡遷問一事而其時三司劾以專擅兵權蓋其
時許葑居父喪不謹珥為吏判沮其清望以此挾憾其時
臺劾皆由此而發也葑在玉堂汞時排擊無所不至及其
臺評已停珥連上七劄辭職已歸請稱量其罪之輕重
宣祖令大臣敦諭就職其時右相鄭芝衍為含糊兩可之
論 天怒震發乃下 嚴教曰噫使李珥好歸鄉山高臥
白雲誰得以羈縻也哉珥於是決歸海西詠一絶曰四野
雲俱黑中天日正明孤臣一掬淚洒向漢陽城頓無還朝之意
宣祖處置三司屢下召命珥不得已還朝不幸纔閱數月而亡
逝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而天不助宋得君如彼其專而竟為

齋志而殁嗚呼痛哉噫珥於其時既爲時論所斥則似
不當復入而珥則德望蓋世自足以擔當時事且當 宣祖
圖治之時不可捨珥而他求此所以不得不入也如臣駑劣者
仰效珥之學識德業則非所敢望至於愛 君憂國之誠臣亦
不讓於三師而但臣之與世相乖枉謀謬算並無其效徒積罪
戾重忤時論反甚於三師竟欲梟示而後已天地雖大無地
自容不亦悲哉臣竊念梟示之論雖因一人挾憾而發必由積
忤時輩所致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在人耳目而顯然難掩者猶
尚如此日後如有搆臣罪名有重於此者而挾憾者漸多非止
一二人則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恕臣無可奈何臣非木石寧不

懼哉况臣氣質難變舊習猶存豈可更叅 朝議惹起一番風浪乎且七十致仕禮有定制今臣年六十有八不特精神氣力日益衰耗加以舊患心恙發作無常僅免狂走退伏江上累日調治差復無期雖欲扶曳趨 朝以謝 天恩亦不可得矣昔漢光武不任功臣實是保全勳臣之盛意伏願 聖明憐臣危懇臣所帶職名並 命遞改使之優遊田野間得終餘年於太平烟月而勿使光武專美於前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乃義同休戚功在社稷之重臣也國家危亡安忍坐視不救乎卿須斯速出仕以濟時艱又 傳曰遣禮曹郎官敦諭使之速為入来

還朝陳十罪乃請罷免劄 甲子三月十八日

伏以臣伏覩昨日遣禮官敦諭 聖批乃曰卿乃義同休戚
切在社稷之重臣也國家危亡安忍坐視不救乎卿須斯速
出仕以濟時艱臣奉讀再三不覺感淚先零臣禮當馳詣
闕門伏地待罪而其間亦有難進之義不可不更為陳瀆
伏願 殿下憐察焉臣之屢請乞退非本情所發特出於
不得已也臣遭遇 聖明義同休戚豈忍一刻離闕 八彩以
負 聖明之鴻恩哉第以君之於臣當盡使臣之禮臣之於
君亦盡事君之忠君不以禮使臣是褻畜之也臣不以忠事
君是不敬甚矣所謂以禮者非徒禮貌其臣也乃言聽計

用共濟時艱也所謂以忠者非徒承順其君也乃以道事君不聽則去也然此則泛論君臣之義而已至於 殿下之於臣則不然一言而不用則必更言之一諫而不聽則必更諫之期於必用必聽而後已乃臣職分內事也是故自 殿下龍興以来妄將一得苦口極言至於 搨前滂泣如病風喪心者然非止一再而 殿下非徒終不能覺悟在廷諸臣或有竊笑其狂妄者矣臣非不知苟同時俗全軀保家之為得計而臣竊念此時何時此日何日而敢為此態忍負 聖明哉是故徒知忘身愛君未嘗俯仰世情每與大臣臺諫爭辨於 搨前欲為防微杜漸之計而識微望輕不能下協時論上回 天聽

徒積不忠之罪臣請一一條陳焉及正之初有一種議論接待
唐將當以正禮不可苟從其請臣以不可不從之意再三陳
啓於楫前而竟不見施致有今日難處之患臣必知有此
患而終不能力爭期於必行其不忠之罪一也當慶裎極穴迯
出將謀不軌也與三司終始爭辨期於必行國法者嗚呼
晚矣舉義之初不能處置得宜其不忠之罪二也當逆賊
李有林等鞫問之時臣抗章以斥大臣臺諫不問推戴之失
而不能以死力爭致有逆瑅至於舉兵而叛 宗社播越其
不忠之罪三也臣抗章請罪仁城君珙時與臺諫爭辨責
以不識母子之倫而誠未格天終不能明其倫紀其不忠之

罪四也上年秋朝廷將以賊适代副元帥柳斐臣以為柳斐為
人不下於适不可無端輕遞且适之將行也啓請南軍一萬
五千臣爭於 搨前曰上年柳斐雖無南軍猶以例防之卒
尚能防秋今年何必為适而多發南軍以招民怨乎僅減
其過半臣非不知遞斐送适多發南軍之為不可而不能以
死力爭致有頃日之變其不忠之罪五也當李佑等告變逆
适也以拿适一事抗聲 搨前殊失體面至被推考而止猶
愧古人牽裾之諫其不忠之罪六也臣初聞元帥之軍敗於
黃州陳於 搨前曰平安道兵力不能勦賊而直過黃州則
黃海兵力必不能沮遏賊鋒黃海既不能沮遏則以京畿兵

力決難遮遏城中多有內應之人意外之變不可不慮為
今日之計莫如先奉 宗社及大妃諸殿移御江都士大
夫家屬之避亂者亦令勿禁 殿下親董三軍相機勦賊
也於是 殿下詢問大臣 特賜俞音將為舉行旋為正論
所沮終不能見施而臣不能以死力爭至於賊渡臨津之後
臣又以 去邠之策先一日僅能周旋而身自馳告竟未免
八日之窘迫甚不忠之罪七也臣竊以為 皇明定制御史
給事中論事失實則六卿覈之如或被誣者則許其自明
我國 祖宗朝亦行是規故政在三公絕無臺閣因嫌搆誣
之風近日之政專在臺閣雖三公六卿如被臺評則不敢

出聲相誹為今日之巨弊政在臺閣則亂不幸近之臣敢以
此意抗章論斥屢於　榻前語侵臺官而誠未格天終不
能救其萬一而反致激惱使國事日敗人心日危其不忠之罪
八也臣而叛君則不分親疎斷以　王法不可撓貸故周公致
辟於管叔為　宗社也為倫紀也曩者乙巳奸臣及近日廢
朝羣兇之搆殺大君王子以成骨肉之變者為萬古罔赦之罪
近日名為士類者昧於義理懲羹吹虀錯認名為王室之
親則雖叛謀已著之後必以掩置不發醸成他日之禍為其
正論馴至於逆瑅叛狀已著之後兩司只以罷職論　啓及其
為賊推戴之後其處置逆瑅之勳臣謂之擅殺王子反請

拿鞫其所謂鞫者欲鞫何事臣上劄極陳兩司忌君緩逆
之罪而玉堂昧於討逆大義反遮正論之負掩護兩司並
請出仕其黨比欺君甚矣臣誠未格天使扶植倫紀之計
歸於虛地其不忠之罪九也臣與金瑬忝在勳首故不幸前
後告變者皆告於臣等而既聞其變則不可安坐於家故不
得不享軍官往庵 闕下而沈諿因夜對乃曰金瑬李
闕門既閉之後有驚擾事問其所以似為太驚動其後告
變者多而皆不分明等語搆成臣等之罪籍制衆口欲為掩護
逆賊之計而臣等不能預杜其漸以致 乘輿南遷 宗社
幾亡其不忠之罪十也臣有此十大罪安能更參朝議重負

聖明矣凡重臣之所以有關於國家者其言足以行於世而
利其民也不徒榮其身重其祿而已也臣之前後狂言無慮
累千而一不見施無補於國有害於身且臣之去國如九牛亡
一毛其不為輕重於國家也明矣臣言毋濶於目前而必驗
於日後故無補於國家之危亡如前所陳而 殿下乃以國家
危亡安忍坐視不救為 教臣之惑滋甚焉臣本非果於忘世
長往不返者也須日往松都也不忍拜辭 威顔至於涕泣而
後已其不忍決情 魏闕之誠 聖明所洞燭也設使臣感激
聖恩冒昧出仕若懲前戒後不發一口則猶之可也如發一口則已
試狂言無可裁擇徒厭 聖聽無補於危亡及其事急 思

用臣言而不能及必如前日矣臣竊以為與其出仕而不能救
其亂亡曷若乞歸而相攜效死於鋒鏑之間哉臣雖無狀早
從先賢之門粗識事君之義豈能坐視國家之危亡而
不欲救乎噫 君之用臣必欲用其言也不用其言而徒進
其身豈理也哉臣固知臣言之不能見用於世故請乞骸骨
欲終餘年於田野間矣到今不特 聖恩重疊肉骨難忘
又聞都下人心日益危懼義難退伏江村今始入城伏地待罪
臣本職兼帶並 命遽改使之退休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荅曰觀卿上劄予甚醜顔不用卿言貽辱 宗社惟
予之過於卿其有何罪卿須勿辭益彈赤心以紓時艱

請處置仁城君劄

甲子三月二十七日

伏以帝王之御世必先明其倫紀然後可以為國不可安
於姑息徒以 恩貸為務也 殿下即位以後仁聲仁聞
達於四方 明睿所照物無遁情而至於雄斷每失於遲
疑等待之際未能消禍於未萌防患於將來此臣之所以
從前苦口力爭繼之以泣血不已者也夫臣叛君天下之
大惡不可以親疎而有所容貸若罪犯宗社則周公致
辟於管叔不得已也仁城君珙自少飾詐盜得虛譽而
嘗獻議於光海以亮賊何仁俊等疏謂草野公論其
疏引胡氏告太廟誅武后之說也乃以此說阿附光海至

於庭請之時查其宗室之不叅者逐日科罪舉義之
初不及按法請罪使渠尚保首領安坐其家不忠之罪臣
實當之況君有展親之道臣無戚君之義渠敢偃然以
叔父自處而叱辱臺諫輕蔑朝廷顯有無君之心臣
以為漸不可長面陳揭箚請治其罪又上章請罪臺諫
之緘默觀望者則其時臺諫只辭避而已終不論啓而
其後臺官只為塞責發論而乃以怵禍等語圖掩其罪
噫自古臣之弒君子之弒父皆由於怵畏刑禍而未聞以
怵禍恕其弒逆之罪也是時臣聞鄭經世自嶺南入城以
珙不可不正其罪之說修一札而送經世見臣之札即來訪

于臣臣歷陳珙請慶君毋曲枍則經世翌日筵中請治珙罪云臣之遺經世一札別錄上進伏願 殿下一賜乙覽況諸賊之招前後狼藉仁菱等六人托以監試居接寓居儔棠與珙昏夜相從云者仁發之所以言於文晦者也光海之築城仁王山下者即是仁城爲王之兆云者鄭邦說之所以言於李佑者也夢見仁城入闕僭位而尹安亨立於其傍云者濬哲之言於安亨者也舉事之後策立仁城棠二子云者韓訴之言於金光熽者也珙與自獻輩相聚私棠潛爲逆謀云者濬哲及安亨之招也須日逆适之入城也其初則分遣其徒衛立逆堤之家至於翌日則又以推

戴仁城之說曉諭都民至於掛榜鍾街以此人心疑惧久而
不定相継驚散將至於都下一空國勢抗揑同保朝夕此
豈無其所以然哉必有巨魁餘孽包藏禍心隱伏於都中
睥睨我 宗社者矣設使仁城無與於其間而或有如逆适
衛立逆瑅之事則 殿下雖欲盡其親親之義以全終始
其可得乎此臣所以不可不問推戴而有所善處之道既牢
於前又因逆瑅之變速為處置仁城之說力爭於天安
行殿之下者皆為今日道也而言不見施致有此憂不得不
疾聲長呼更瀆 天聽而不知止者也人或以為 聖明之下
豈有二逆瑅乎臣以為不然君親一也珙既以弑母之論為

利身之計以此推之大利所在安保其終不負我 殿下乎豈
可留置輦轂之下以釀莫大之禍也昔鄭莊公之於京城
大叔不聽公子呂之諫不早處置待其自崩果致克鄢之
禍先儒譏莊公失於處變有獵者負獸之喻向使鞫廳
採聽臣言究問推戴處置逆堤先未發而圖之或從流放
之典以待事定則必不為賊适所得而親々之道可以並行
也當有林之獄 殿下特下勿問推戴之教其時鞫廳諸臣
惟知將順之不暇臣獨力爭以為三國之教而 聖聽邈々
終不見施遂致逆堤之變是逆堤之死 殿下有以致之也
今又不思登時處變之道不幸桃虫化鳥滋蔓成林則大

必用甲兵小必用刀鉅全安之勢已無所及 宗社之禍萬
世為恥易所謂不過放之從或戕之者是也目今羣下洶
洶禍在呼吸之須若斷以大義舉已然難赦之罪消將来
不測之患則必無兵甲刀鉅之用而 社稷無虞親屬永保
聖上之為仁誠地不亦完乎況珙負彝倫罔赦之罪而至今
偃息都下國家之失刑甚矣而前後臺官莫念 社稷之
阽危賊謀之叵測瞻前顧後苟冀無事烏在其為 殿下之
耳目乎臣目見近日叉象有甚於前日肘腋之禍迫在晷
刻臣不勝憂惧痛迫之至披瀝心肝更陳危懇取 進止
典副提學臣鄭經世書

昨承辱復憑審令候佳勝仰慰不已就中有不得不共左右
辨別大段是非者茲敢畧陳以明大倫大義於天下後世也須
日劄草封上須望令兄特垂一覽逐條明辨以曉愚惑如何
一種朝論乃曰將順　聖意仁城不可論推戴不可問未知
令意亦然否令意若然則令兄平日讀書窮理欲做何等
事業而今日立朝主張如此無君無父之論以二百年禮義
之邦為夷狄禽獸之歸乎且今日三司知有王子而不知有
大妃亦可謂知輕重之義乎往在光海時生在草土中聞近輿
之極刑乃移書漢陰曰古今天下安有殺其父而為其子之
理乎此獄既成之後則必廢　大妃若不能救正此獄則雖致

死於廢后之時無可奈何漢陰答曰所示當然事勢不便
奈何生答曰自古弑君與父皆出於事勢之不便云則漢陰
深服生言而不能行既殺延興之後漢陰乃率百官問安於
大妃殿仍製進喪服啓辭亦曰春秋大義子無讎母之義先
儒定之論無不是底父母云云乃令其長子李如圭持此啓辭
送于生所居高陽地曰前說不能行此啓辭可以贖吾罪乎
生答曰以大監而不能為此事則其他尚誰望乎云云厥後鰲
城之北行也乃以國舅極刑之時三台諸公不能出一言救正
又於諸宮嬪賜藥之日亦不能擧大義救正等語峻責之
則答曰國舅救正事三代以前有八議之刑三代以後既曰逆

賊則不能開口又曰宮嬪賜藥之時若救正則必未免遠
竄何能判得此事乎云云此兩相所見或怵於禍福或拘於
俗見此兩相號為近日之賢相而所做事業如此則近日之
事又何足言哉鰲城漢陰問答書札今左相禮判皆
目見之矣鄙意 聖上之全恩雖出於至誠而為臣
僚者其可徒以將順為美而不能舉大義力爭乎雖舉大
義力爭而不可得猶不可謂之盛德事況初不力爭而乃曰
將順 聖意云則此非直道事君之義也他人猶不可說
況令兄亦為此態乎子焉而欲廢其母者謂之事勢之
不得已而人莫敢論其罪則父子之倫滅矣臣焉而出於

賊招者謂之雖明而初不問其推戴則君臣之義絶矣
設有人欲害其人之父母云則為其人者諉之雖明而不
欲問其真僞乎彼則如此而此則不如是〻視君不如視父
也此論雖不行於今之世而雖聖人復起不易生言矣未知
令意何如三司若論鄭生以搆陷王子之罪則可也不然徒為
避嫌而終乃結舌天下安有如此道理乎舉世泄〻此言猶可
與令兄道謹按春秋許世子止以不嘗藥書弑其父趙盾
以不討賊又書弑其君朱子當宋光宗之朝以久廢重華
宮問安以為草野當仗義以起夷狄當問罪聲討於萬世
春秋大義先儒之論如是嚴正先海之惡若止於桀紂則貴

戚之鄉當行伊尹之事生等不必仗義而起生之舉義乃以
正倫紀為名光海既以幽廢母后之罪廢處江都仁城之於
慈殿其義則君臣其親則母子也而乃敢倡率宗戚期於必
廢而後已其罪在王法可赦乎至於今日不正此名則大義不
明於天下後世而為人臣子者皆以利害待其君親是夷狄
我東土禽獸我人類所關不其大且重乎嗚呼使鼇漢兩
相復生而當此事則亦不以生言為過論也明矣
答曰觀卿劄辭予甚驚駭卿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
安乎仁城君之隨參庭請出於怵禍豈其本情哉須出賊
招必是兇徒借重之計古今天下安有推戴二人之理乎

卿言極非後勿如是

甲子三月二十九日

第二劄

伏以臣前後狂言皆出於為宗社大計而一不見施致有今日上年逆适叛謀未著之前臣以賊招所謂推戴之人不可不問之義泣陳於 榻前又舉仁城君珙請廢君毋之罪三司爭辨不已臣之深意不但為請罪廢毋之論而已今者伏承 聖批以仁城之庭請為株禍賊招為借重 聖上欲之保全至親甚 盛德也臣粗解義理豈不知請罪 王子之為未安將順 聖意之為美事乎大義所在危亡將迫不得不更為陳達子而請廢毋臣而請廢君固不可以株禍赦

之也至於仁城則諸賊之掐前後狼藉亮辭慘說有不忍
見臣亦豈敢曰此盡仁城所知乎只以亮徒逆倘欲有所為
必推擧王子者是真聖上所教借重之計也雖出於借
重而被賣之後其能自免乎聖上非不悔目前已經之
禍而猶且持難者實出於欲保全之至情也如欲保全請
聽臣言向者若聽臣言則逆禔豈為逆禔乎目前可
虞之事非特向來而已若使逆适餘黨或因邊上虛警
或因都下訛言卒發於不睹不聞之中如擁立逆禔者
然則仁城雖不預知而聖上欲全其恩亦不可得矣臣之
此言只欲保全仁城而已頽為善處則非但仁城保全宗社

危而復安不爲善處非但仁城不得保全 宗社之禍迫於
呼吸禍迫 宗社是何等事欲坐視而觀其成敗乎善處之
道莫如入置闕中嚴加防護勿使外人相通俟人心稍定
逆徒絶望然後以禮待之終始 聖恩是實孟子所謂大
舜之於象親愛之而已不亦美乎 皇朝及我 祖宗朝處
置此等事皆有古例今者三司皆瞻前顧後畏首畏尾
明知其禍在目前而視國家存亡如越視秦瘠莫敢先發
觀望之態臣不忍正視臣蓋忍恥含口結舌苟效廢朝臺
諫 殿下之國事可謂將日非矣大槩自古事關 宗社大
計則大臣勳臣必議而處之天下公議 殿下亦安得而擅

沮之手請亟下臣前劄及此劄于 廟堂使之速為議處消禍於未萌之前不勝幸甚臣每以此事獨陳危懇非不知瀆擾之反難而禍迫燃眉大聲疾呼其情吁亦慽矣取進止 答曰頃者盡諭予意卿又上此劄予甚驚怍卿言極非辨惑可矣

辭扈衛大將劄 甲午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臣賦性狂愚加以素患心恙無時發作平居對人因一不合言語無倫每觸時忌自分為世所棄至於 君父之前忠憤所激言不知裁每為語侵大臣三司者非止一再臣雖至愚豈不知勢難獨立於世也方今 國事如

萬斛龍驤泛中流而無人執柁人皆安視而臣獨危之
狂奔駭走大聲疾呼人之有遠見高識者皆指臣為妄
人彼笑臣者非徒謀國謀身皆有定筭亦知國家安
危之兆人心向背之機每當防微杜漸之論相與趑
趄顧望而至於玉堂長官憂國之誠愛君之忠特超諸
臣之上從前迄今每以輔導為言但過慮遠之計亦出
於後首鼠兩間又以聖代安有他慮之言寬慰君上之
心請撤陰雨之備使逆堤賊适得遂一番兇計 宗社既
危而復安猶不知戒更唱傷恩之說欲沮已發之大計托
病引入累日不出又如前日雖因逆獄不得不出而既出之

後日計謀避以為他日執言之地未知為 殿下盡忠者乎
須於 筵席臣以不忠目之者正謂此也 殿下待以儒臣重
禮之意果安在哉人臣事君一於義而已果有玉堂兩司之
異乎近日一種論議兩司主義玉堂主恩分作兩論殽亂是
非使慮遠之大計竟不得遂者孰主張是人心日危國事
日敗至於此極乎言念及此不覺氣塞長吁也臣智慮淺
薄私憂過計每慮國事無異燕巢幕上火焰將迫而莫知
也心懷如此之憂每於 筵席仰瞻 天顔徒知吐盡忠赤不
覺言語支蔓未免上厭 聖聽下起風浪使朝廷不得安靜
殿下之廷無臣一人則國家自然安寧何憂意外之患哉昔

范增乞骸骨知其國事已去矣伏願 聖明特許歸田使之
優游於江湖間而使長慮却顧之輩主謀國事則臣亦太
平之一閑民也自上倘念羈靮之微勞優給錢帛以資酒
食加以歌童美女娛樂餘年亦古昔帝王保全功臣之盛
事也臣之至願於斯畢矣雖然臣遭遇 聖明以後數日不
望八彩則如赤子離慈母達夜不寐豈忍遠離魏闕哉退伏
江村時或入瞻 天顔此老臣區區之至情也臣所帶 扈衛大將
之任為先遞改以安愚分以慰衆心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觀卿上劄言甚過矣和而不同君子之事同而不和小人之
態也以此觀之玉堂長官可謂君子矣欲納君父於無過

之地不為人言所撓不亦善乎歌童美女之請國家優待之道固當如是然告君之辭亦不當如是可也卿其勿辭益殫赤心以濟艱危

回啓書論斥乞嚴劄

甲子五月初三日

伏以臣頃於筵席以處置仁城事語及鄭經世每於國家大計俳徊觀望引疾巧避其心所在雖不可知而其迹有若奸詐者然故乃以語於領相臣李元翼者達於 聖聽又搆一劄畧陳經世從前巧避情狀欲杜人臣臨事巧避之弊矣今見經世自明劄辭其邪辭遁說多見其所陷所窮經世雖讀書萬卷而不究義理之所在故其心所

發之言不辨菽麥者有之臣上年疏中乃以低聲細語

若無益於鎮衆心哉禍亂遽定大事決大策等語目經世

矣臣之先見今又驗矣臣請歷擧經世前後迫言拙計畧

陳之經世陳於　榻前曰　聖代安有他慮毋以寬慰　上心

爲辭而上年李德男告變之日　榻前面責大將臣申景禛

曰景禛聞告變不告　上前夜半擅發都監軍大失軍心云

當危疑之際夜深之後景禛聞是夜犯闕之言則爲大將

者何暇　啓禀後發兵其時慫臣鄭韡攻破其言之甚迫

且若干勳臣先知賊适叛謀至於數月之前雖欲發告而

恐爲此輩論議所攻不得已欲竢其發兵而後處之方慮

扈衛單弱罔保朝夕之時經世與沈誧並入夜對誧乃曰
大將金塗李　等闕門既閉之後有驚擾事問其所以似
為太驚動其後告變者多而皆各不分明云經世又上劄
請撤四大將軍官是時李佑等若不告變而使逆堤賊适
卒起於不覩不聞之中而使申景禛不得擅發都監軍四
大將又無軍官則將何以　扈衛而阻遏賊鋒乎近來國
綱不振如此等事置之等閑而不論故不必為遠慮之論
相継而起無所懲艾國不能為國擾此可知臣之遠慮獨及
於此故既請沈誧之罪而又以經世為不忠也若論經世以
知情則其罪固所難赦雖特恕其無情所當畧施譴罰以

戒妄言誤國之罪王法之當然若以其經世而置之勿論
則脫有包藏禍心者反跡於朝著間假托公議陰護逆魁
使人主孤立賊勢熾張而人畏誣告之謗莫敢開口終
置君父於罔測之地此豈謀國之遠慮乎是故 宣宗朝
鄭汝立謀叛盧守慎以誤薦坐罪削職鄭仁弘以劾李
敬中被罪李山海亦以擬黃海都事望被推其時守慎之
名望固不下於經世而治逆之法不可不如是也經世之
禁景禛使不得聞變發兵請罷四大將軍官欲使 扈衛孤
單竟未免逆禔賊适之變使經世小有肝腸則追思舊愆
心膽俱寒猶恐俟罪之不暇而乃憶臣目以不忠之言至

裝於劉中極其誣作經世之量吁亦小矣而其不畏王法
之至嚴亦可知矣經世之劉徒逞文墨之技多費不近説
使人主觀之有若輔導全恩之意而其實欲圖自己不
害王子之名而不顧君父罔測之禍其於劉中乃已王子之
現出賊招者不止仁城云此言似是而實不然其出於賊
招者非他王子皆仁城一家之親或弟或子雖偶出賊招
而狼藉於諸賊之招章章指著莫如仁城況仁城則前有
請弑君毋之罪又自稱為叔父而叱辱兩司小無顧忌乃
與賊逅及諸宄逆之徒陰謀情状已露賊招則為人臣子
者其可退坐想視小無動念皆如經世而終莫圖所以善

處之方乎其偶出賊招而情跡難明不過爲賊徒所借重
者雖在臣僚不可以暗昧之言遽置之罪也况王室至親
以疑罪々之乎故他王子則或出於賊招雖以臣妄慮豈
敢一毫生疑至於仁城則其請鞫毋后可見其無所不至
至於賊适入城之後以推戴仁城曉諭都民掛榜鍾街則
諸賊之招至此累驗此則逆狀已著决不可以王室之親而
置之也若以其子弟暗昧出於賊招之故并與仁城而置之
度外則將來雖有如逆璟之變起於倉卒亦以其子弟之
故而不爲禁制乎又曰聖明之世安忍使骨肉疑惧狼顧貿
息復如廢朝之時乎此尤極無理廢朝之時如用瞻輩每

慫起大獄搆殺王子陰圖自己富貴故語及此事人莫不
酸鼻隱痛矣不幸今日亮逆合謀屢次發露而終至擧兵
犯闕則此豈如慶朝搆陷之獄而王子之爲逆伏罪者豈
如慶朝之冤死者經世乃比之於慶朝不亦過乎逆堤之
被死仁城之請罪皆以其逆狀之已著若他王子無故者
及雖出賊口而情跡暗昧者 殿下自盡親親之恩豈有疑惧之
慮若懲慶朝之事徒以骨肉疑惧爲言而終不爲處置情
狀已著之人以貽後日之患豈忠臣爲 宗社計者乎此
則經世所能安心而非臣所忍效尤者也古所謂因噎廢食
者正謂此也又曰今之憂國者以逆堤爲計而必欲先事

而圖之故未免於鑿而多事非所謂物来順應行其所無
事也此說之無理又加一層矣彼所謂憂國者指臣而弄
之也既曰憂國則雖過憂亦不必深咎逆珽叛謀未著之
前臣聞不問推戴之教即入告 榻前乃以此為亡國之教爭
辨不已而至於涕泣乞退其時鞫臣衆順而不問竟使逆珽
得志若使 聖上果聽臣言詳問推戴而早為善處則逆珽
必不至於死而 宗社亦不至於播越矣經世謂臣以逆珽為
懲而必欲先事而圖之未免於鑿而多事非所謂物来順應行
其所無事也經世一生讀書不知文義安能知為國遠慮乎
夫所謂物来順應者豈謂禍端已現而不為之慮必至大

變既作而後徐應之乎古所謂不見是圖防患於未萌者亦為不能物来順應不識事理者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亦豈謂置之度外都無所為者乎經世為殿下經幄重臣當賊兵上来之時其所為殿下陳行其所無事之策者未知何策乎今之恢復實天幸也決非有經世行其所無事之策而致也然則經世所謂物来順應行其所無事者豈非無實之大言乎且先儒所謂物来順應行其所無事云者豈指此等事乎使經世少有愛君父真愛宗社之心此言必不敢發於其口也又曰堤防之變曆二百年而一有於聖明之世而已為氣數之大變求之天理豈容再有設使有之國家當以處逆

禔之道處之而已此言尤五尺之童所不為也天下事變無
窮今日既如此則安能保其明日必不如此乎曆二百年一有於
聖明之世則何二百年所無者到今乃有之乎既曰氣數大變則
亦安能知其氣數之變只一有而必不再有乎其云必不再有
者臣竊不信也逆禔之叛謀已著則經世豈知仁城獨不為叛
而如是立論必自證其不叛乎臣意仁城既以逆賊河仁俊
等誅母后之既為草野公論而必欲請弒而後已則君親一也
既以弒母之論為利身之計大利所在安保其終不負我
殿下乎經世若與仁城為腹心而真知仁城之不為此則經世
以豈容再有之說立證於仁城可也如其不然使仁城得志

如适禔則経世未知置 殿下於何地而経世到此地頭雖欲效荀彧之忠不可及矣以此推之経世終始為仁城營救而反以憂國弄臣者臣竊以為太迂闊也経世曰設使有之國家但當以處适禔之道處之云者尤極無謂 天實助漢得賴鞍嶺之戰而适禔就捕宗社復安設使後日復有适禔之變則鞍嶺之捷其可復期乎然則雖欲以處禔之道處仁城其可得乎且雖使必期鞍嶺之捷而能以處禔之道處仁城曷若善處於未叛之前使之自沮其謀而安全之乎然則臣之請早為善處者實欲保全之也経世之謂不當論者乃欲深其罪而使之蹈适禔之轍也臣窃恐此奈

非仁人之所忍為也此等說話不宜出於讀書經世之口而其胸中乖亂不自覺其言之可笑至於此極也經世學術高明每事求之於天理而不參於人情故初不疑逆礎而請罷扈衛又不疑仁城而反以欲為善處之臣言為讒以誣斥臣身無所不至夫以天理言之則人臣為叛謀豈天理之所宜有者乎經世所謂理所不有者固然矣然自古以來亂臣賊子悖於天理者亦多有之經世亦安能保日後悖理之事必無於世也又曰臣之素心以取媚為恥故上年論禋之時不能聽人敦迫變其初議其終之引疾亦遑中誣斥之言極其峻厲故心有不安則辭以有疾先賢亦多有此

何可遽目為詐乎此亦適辭臣請辨之經世遭遇聖明
特出尋常當國大計豈容顧身當論廢裎也經世果有
定見明知廢裎雖存國家必無事則當獨出論辨顯斥
罪裎之論可矣不然謀國之計自古不得不為處變經世
當與兩司合辭而論之以除宗社大虞乃人臣盡節之事也
經世自倡兩司玉堂異論之說引疾退卧巧避不出臣時為
都憲躬訪經世責以大義曰我則一君而已令兄之副學何時
不可得云今經世之所謂聽人敦迫者為此發也使經世若有
定見則雖被臣敦迫當固守己見終以臣言為非也何乃其
時上疏自陳實病而以臣等處置之論不為非也此非違心苟

同若乎其發明之跡在臣案上而到今乃臣心有所不安辭之以疾先賢亦多有此云如此二言果不為詐乎厥後賊臣夢寅旅服之辭曰以鄭棋壽為將謀戴慶禋臣見經世於玉堂乃為戲言曰若毋令兄之議不為禎處慶禋使夢寅推戴而來則令兄將何以處之經世語塞不答臣細究經世之意此時若立異而顯救慶禋則恐被一時之罪故乃為兩司執法不可不論之言事過之後欲沽救禋之名則乃自著其稱病不參之跡其為身謀則得矣而為君父大計者固當如是耶況中廟朝大臣與勳臣未數日處置慈山東宮而已卯諸賢論朴元宗等三大將之過曰以慶妃為非而未聞以處置

東宮為罪者其勢不得已也經世素昧義理欲圖救社之
功於今日其為設心吁亦疎矣其劄又曰若以此為巧避
此論則其寃甚矣此亦經世誣妄之言經世之病其時臣
亦目見豈不能出頭者乎其劄又曰出仕之後僭議或欲
如兩司上劄以一公論而臣意以為廟堂大臣深憂遠慮
為一時權宜處變之道固無不可吾輩迂儒也又與兩司
有間一箇經字固非吾輩職守乎既以此語同僭又以此語
右相申欽々亦以為然云經世之所謂經與臣之見一々相反
臣則以討叛臣誅賊子為經而經世則以為非經臣則以防微
杜漸曲突徙薪為經而經世則以為非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然則春秋亦非經乎此言亦不近理非病風者不忍
陳此言於 聖聽也處置仁城是國家何等事而經幄長官
自稱迂儒當守一箇經字而以國家大事為非職守也若從
論為不可則當痛陳己見快釋羣疑而雖罪臣以擠陷主
子之律可也若如其劄中所謂既不保其人之毫無可疑
則當與同僚講究善處之方明白論啓使國家無虞而使仁
城亦蒙保全之恩也其處此之道不過有此二者有何所難
而經世每趦趄顧望使宗社大計既蔑之後互相推調至
於旬月之久臣之目經世不忠者不亦宜乎經世既遭 聖明不
世之遇所當以身許國無大無小盡誠竭言以報涓埃而每

有朝廷大計苟涉是非於人口則每避不參者至於再三或
稱迂儒或托疾病臣之前日所謂如此之輩東之高閣豈
非先見者乎其劉又曰臣聞之古之大臣猶恐人之不攻吾
闕今之重臣猶恐人之不與己同々則喜而譽之不同則怒
而罵之雖老元大臣同列巨卿亦加折辱未知此何等氣
像耶經世此言尤極無謂不足與多辨經世若以臣私過
責臣而臣厭聞己過詬辱經世則以惡聞己過罪臣可也今
論仁城一事臣之智慮不及於經世高明故妄料若不能
早為善處則恐有如逆禔之變私憂過慮禍迫朝夕大聲
疾呼有若病風者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明有聖訓臣雖欲為

經世不可得經世雖欲為臣亦不可得也臣心懷大憂欲以隻手擎天同則 宗社安臣之喜而譽之者性情所發也異則 宗社危臣之怒而罵之者亦忠憤所激也古人云見有禮於其君者愛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殿下所謂和而不同君子之事者正此之謂也使臣每事與經世相同則亦非國家之福也經世忠憤臣之目為奸詐不忠之名不能反顧自己之失乃以折辱元老大臣同功臣卿為罪目此亦不思之甚也臣若以自己私事折辱大臣重臣則經世之斥臣可矣乃於筵席語及國家安危在於呼吸之間各執所見辨別不撓者至於厲聲相爭雖失逌逌之體面

其於扶大義之大計有何虧損而經世乃以此為言昔唐介
面斥文彥博於榻前後世不以唐介為非而稱為美談彥
博亦容受唐介而終救薦用古君子事君之道當如是也
而經世雖讀書不究其義故忍發如此之說雖謂之不學
可也雖然經世昧於世變每發謀欲為身與國兩全之計
有如此等說話者固不足多辨經世非徒心思多歧是禍之
心目不能盡遣於膏臆之間故當嶺儒舉一道抗章攻斥
爾瞻之日經世為一鄉之首誘一鄉之儒使不得參疏者非以
爾瞻為是者恐禍及己之所致也一道之議以此多短經世者
不亦宜乎自此以後爾瞻德經世再擬副學之望此與經世所

謂平生自守實不欲後於恒人等語異矣 清明之世一番以此論劾固無不可而舉義之初臣為吏曹叅判非不知此之為短而愛其儒名首擬副學之望人或有議臣者矣臣自少嘗有自得之見不敢與人苟同每以雖千萬人吾往為心自宣宗朝當奸賊罪惡未著之時抗章論斥不遺餘力如鄭汝立鄭仁弘等皆被臣疏斥而其他朝臣之攻斥臣師李珥成渾之輩皆與臣相辨而不敢抗至於爾瞻臣亦以爾頭三分為言臣之狂妄自前尚爾非因恃勢而發也經世乃臣平生故舊非不知臣性本如彼而其劄乃曰安能仰其鼻息聽其脅制有如轅下之駒等語目臣以恃勢略無顧忌不亦甚乎

噫當昔宣宗之朝雖以汝立之兇悍仁弘之傑驁自知理
屈則不敢與臣相抗今經世乃敢怒臣言其已過反爲詆
斥小無所忌經世若以臣言爲誣則臣當伏欺罔之罪不然
則自有公議然則巧避國事不恤君禍之罪經世烏得而自
免乎大槩近日論仁城一事遺其本而論其末有若塞責者
然豈皆忘君緩逆之輩徒以目前姑息免謗爲務而不知
慮遠大計乎此經世所謂氣數所致也夫復何言臣等當
初擧義只以出廢母后聲罪廢君廢置江都爲明倫紀也
仁城以兇賊河仁俊引誅武后之疏爲草野公議請弑母后
則比廢君之罪又加一層矣孔子以趙盾不討賊書弑其君

春秋大義至嚴且正而兩司只擧出於賊招不可不慮遠之意泛然論啓而乃以身無自犯之罪云仁城之頑謀與否雖不可以諸賊之招斷爲信然而請弒母后之罪非他諸王子隨從徃來之比則爲人臣子者所當沐浴請討之不暇而或云昧於禍福非其本情兩司論劄袪其已著難掩首惡之罪以事在已往不可追論子而弒父臣而弒君者雖在千百年之後所當隨現即治以明綱常在王法不可小緩今乃如此云云如經世筆乃以不討弒逆爲守經而不撓者臣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此不過知其大勢已去而欲圖自全之計也此臣之千言萬語皆歸虛地坐待亡國之日也大臣諸宰兩司長官皆請善

處之方而寒〻旬月之後為一經世所沮莫敢開口經世之為仁城之地則可謂勤矣而為君父慮患亦可謂盡忠若乎臣又闌典翰李埈乃於經席以臣比之於秦檜王安石云秦檜輩所爭者何事臣之所爭者亦何事歟臣妄慮國事欲以為君父舒禍亂而反為李埈輩所攻擊使臣欲誣陷王子而脅制一時如經世所云則埈之以臣比秦檜安石而目之以脅制可也然向日臣所陳十罪皆以獨見血誠陳達一不見施國事一敗塗地而經世與埈等猶不知戒每以聖代安有他憂寬慰 上心一則曰物來順應行其所無事一則曰帝王國家興亡專在於天此豈容人謀為哉一則曰即今 聖德神功參天極地愚臣之計必無此

事実云云則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此兩人之言如出一口若然
則賊逼陷都城之時渠輩在經幄過年何不以一策行其所無事
而使殿下播遷宗社幾亡而幸存乎此輩之言若行於世則每
事必委之於天數而無容人力於其間也其心所在有不可測
殿下每以此輩之言爲是以坐致太平而以愚臣遠計爲迂終不
採用自此以後殿下之國事將去矣方今食殿下之食衣殿
下之衣而爲殿下忘身徇國者有幾人乎臣之與經世爭辨者
爲一身謀乎爲國家計乎臣雖至愚豈不知忌君後義徒爲
一身謀哉愛君一念根於天性故每進狂言斧鉞之誅無所逃
也臣情臣勢孔艱而可悲伏願殿下特賜骸骨使之退保餘

年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古人有言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也卿思此語毋為有過之人

甲子五月日

第二劄

伏以臣賦性戇愚加以心恙發作無常徒懷為國之誠不知謀身之策自布衣之時每以伸枉忠賢攻斥權奸見忤於時幾陷不測者數矣而幸賴宣祖知臣心無他特加優容以至今日茲者又遭 聖明千載之會思欲以區區所懷渴盡微衷以報涓埃而臣之狂妄老而益甚仰恃 聖明在上凡有國家大計

妄執已見不能苟同觸事生梗終未免上忤 聖旨下犯時忌
自知難容於世屢度乞退欲保骸骨而誠未格天尙忝班行臣
恒切悚惧前月退伏江村屢蒙 聖召臣乃以氣質難變旧習猶
存豈可使更參朝議惹起一番風浪爲辭而適因其時都下
訛擾身帶 扈衛大將之任故不得不入衛矣臣過慮國事自
上年與大臣臺諫爭卞者非止一再而適臣言果如所料故日後必
恐復有是事嘗於 搨前又以善處仁城一事發言而三公諸宰兩
司長官皆以爲然同辭請罪而厥後兩司皆陳劄而獨玉堂寥
寥無聞副提學臣鄭經世旣出而又無一言三公以下皆靡然而從
莫敢更發臣常憤人臣巧避國事故枚舉經世從前所爲乃與其

跡有若奸詐者然既言於領相臣李元翼又達於天聽臣言雖忠
憤所激而向人發言似不當如是方為悔恨而經世所當自反於己
怨臣無他陳辨乃如鄭曄則臣亦當自服過言之失而多費辭
說至以臣為恃勢脅制云臣不得不逐條論辨以明其不然而措
辭之間亦不無過激之語此則臣之一生病痛非因一經世而發也但
人主聽言之道先察其言之公私而已公則雖有過激而不過為
宗社遠慮也私則其言似是而其心固可罪也昔漢安昌侯張禹有
回護王氏小失朱雲以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等語將被廷辱
師傅之罪而成帝乃反表其折檻以旌其忠千載以為美談臣
雖過論經世處心之失而經世乃以恃勢脅制為言李埈為經

世伸救又以蔡檜安石比之然則臣之爲宗社語及經世其蹟有
若奸詐然若實出於爲 宗社公心也李埈之伸救經世比臣於
蔡檜王安石者果可謂亦出於公心乎 殿下前日諫院批答曰
勿學李 攻擊異己之論臣聞來驚惶隕越無地自容然臣之
於君猶子之於父雖微末小臣爲有所懷不敢不盡況臣之於
殿下爲有所隱臣實負 殿下矣古人曰知臣莫如君臣之不爲
黨比欺君 殿下既已洞燭矣 殿下此言臣非不知爲臣身發也
臣不必更爲煩瀆而亦不得不爲陳達伏願 殿下恕察焉臣雖
無狀早從先賢之門頗識事君之義臣師先正臣李珥明知東
西二字亡人國家遭遇 宣祖不世之遇乃以打破東西二字爲己任

上陳下說期欲保合而終為黨論所擯幾不保其身而得賴
宣祖聖明還朝未幾竟未免齎志而卒臣嘗痛恨故臣才智
德望雖不及於先師而愛君憂國同寅協恭之心竊自期於
亡師矣是故臣雖在布衣而權奸誤國則輒斥之士類被誣則
亦救之舉義之初臣忝銓曹勿論彼此苟有人望則皆擬清選經
世之副學亦臣所為也經世當初指臣為公論臣竊自以為不負所
學矣自初至今臣之為國赤心斷斷無他徒欲扶倫紀立紀綱破朋
黨鎮衆心為務故言官有失實之論輒連於 搨前而斥之者累
矣以此臣之言不行於朝廷朝廷之論不及於臣之耳臣之孤蹤據此
可知不然頃日臬宗之論發於玉堂而無一人相告者臣之不為朋黨

亦可驗矣但 殿下每以勿為朋黨為 教臣意人主用人當觀其人
之善惡而進退之而已善則勿問其類而用之惡則勿問其類而退
之一於公而無容私意於其間則行之數年自然善者自為一類而
惡者自然退斥矣何患朋黨之難去也子朱子所謂引君為黨
者正指此也人主若以朋黨泛疑臣僚則邪佞之徒乘機投隙激
動 上心狙擊善類使之一網打盡清流白馬之禍所由而起也臣之
所憂實出於此而辭不達意終未免 聖上有攻異之教無非臣事
殿下不能盡誠所致夫復何說臣曾於 榻前乃因仁城一事攻斥大司憲
臣徐渻又斥大司憲臣鄭曄不遺餘力此二臣亦於臣為異己者乎
臣之所斥無非為公也二臣之不咎臣者亦無非為公也經世立異臣

五十年知舊也處心公平乃如二臣而責臣過言之失則臣當自
服其失而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何必煩瀆 聖聽至於此極乎經世
累陳辭劄以攻臣身而臣意人臣進言只陳所見而已不必每每相
較緘默退坐以待 朝廷之公論矣經世昨日又陳一劄又斥臣不遺
餘力至比於甫瞻纘男雖憤臣所發而使平心者見之尤不當
攻臣過激而反自陷於過激是所謂責人則明者也然經世云云之
說臣果有之請言其由析臣方欲製劄辨明而適與臣及經
世相學者見臣劄草乃曰此劄若上則副學必不能安於 朝廷
而退去矣臣乃以戲語答之曰經世雖枯死都下有不可退之勢初
不疑逆璟賊适而有請罷四大將軍官使申景禛不得擅發部

監軍云云矣厥後堤迊果叛到今人皆以疑逆堤者疑仁城將欲
善處而副學獨執先見乃曰物來順應行其所無事又曰設使
有之國家但當以處逆堤之道處之而已云前頭脫有事變经
世當以順應之道處仁城矣非他人所可為副學安能退去云云
使之傳告矣臣言雖出於戲劇而憂國之慮亦存乎其中至於
此奴是貪官漢交通謫客等語非臣口所出也必出於構捏而
間也而经世乃以此言比之於甯瞻纘男不亦甚乎彼輩怒臣之
言已過或比臣於秦檜安石或斥臣於甯瞻纘男少無所忌
殿下徒以臣言為非而不以彼言為過臣何足之言其於人主好惡之
道不瑕有害乎噫傳曰不獲乎朋友不信乎上臣之不獲乎朋

友如是而徒煩無益之狂言不避支蔓荒雜而欲望 君上之
聽信臣之情事吁亦慼矣向日 聖上乃以過而能改為教臣非
木石寧不感泣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臣之罪過皆出於動使
臣必處靜而後庶能免其罪過不負我 殿下生成之恩矣伏願
殿下天地父母憐臣危懇臣所帶備邊司堂上及 扈衛大將之任
為先遞改使臣杜門處靜改過遷善保全餘年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意卿之斷斷無他予豈不知鄭經世
比諭之過激而亦豈不知哉但先發之言甚於比諭之說故不以為
非矣卿之自期於正師之說是誠美意也予甚嘉之大抵不平
之言難免於過激矣卿與經世皆勿為相較體予至意同心濟

難因一時之憤負平生之素志豈不惜哉此非元勳重臣杜門屢
靜之時宜勿控辭更篤欲破朋黨之志以副予望

六月初三日

第三劄

伏以臣累度呈告 俞音久閟給由之恩至於三度之外臣非木
石寧不知感雖欲黽勉冒出仰副 聖教第臣之事君不徒以趨
走承順為恭而廉恥一節不可不顧以重朝家體面臣每因心恙
發言無章直斥人過不容少貸一生罪釁無非自取雖屢蒙
聖慈諭以改過舊恙難瘳臨事必發如此不已終至積忤罪戾
漸重則 殿下雖欲恕臣亦不可得也辭退之外更無他策況侍
從兩臣因臣言已過至此於秦檜安石爾瞻續男而四凶之罪惡

咸萃臣身昔宋臣藤甫告於其君曰人無貴近者有葭莩之親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輕侮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日効力於干戈搶攘之時而人皆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云如臣者無寸可取無功可紀雖不敢自比於藤甫而遭遇 聖明待罪黨班為人踐踏非止一再頃者請梟臣頭者有之今者又得四亮之罪名雖蒙 聖度包容得保首領自保不暇安能仰承 聖教益殫赤心共濟時艱哉臣之區區至願於 殿下者特許骸骨之請使之保全餘年於寂寞之濱而已臣所帶職名並 命遞改以尊堂陛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體予意勿為控辭從速出仕

請置扈衛從事官啓
請以軍務諸事專委兵曹啓
請以申景禛爲扈衛副將啓
請義擧諸人勿拘常規調用啓
請義擧募兵姑勿調鍊且令從願許歸啓
請以盧守元主管募兵操鍊啓
請高陽朴蘭畠屬扈衛都監啓
請舟師廳器械移屬扈衛都監啓
辭超陞資堂仍任吏曹參判啓
辭扈衛大將仍請往兩西詢瘼箚
因金德誠擬望之失待罪箚
因事請削舊資仍遞本職箚
請治洪振道擅囚朴晉章之罪箚
辭兼知經筵啓
請處置廢人袛啓
辭兼知義禁啓
請原李涯之罪啓 再啓
因勞詢勳臣…進言疏
請啓朝舊臣中隨才收用疏
申請洪振道依律定罪啓
請從公論處置廢人啓
論申純一當用緣坐之律啓

合兩司因玉堂上箚避嫌啓
陳備虜機務畫一箚
請巡檢關西料理軍機疏
因李尚吉狀啓請親赴毛都督軍門箚
請加毛都督啓 再啓
三司進所論時務再子仍請以韓浚謙爲體察使疏
請從都體察營於皇城統御八道啓
論三司不治仁城君珙之罪疏
陞辭請於歲時入覲箚
論度支調度之策疏
論勿用光海爵號疏
請鼎彔張後翼箚
登對後待罪箚
因逢堤事請流鉢嶠及兩司罪
牛休澤金陳壹及初由折仍乞遞罪箚
第二箚
還朝陳十罪仍請罷免箚
請處置仁城君箚
第二箚
請勳臣…世書
辭扈衛大將箚
因玉堂論斥乞罷箚
第二箚
第三箚
請小將軍籍…箚
請金光…等錄勳箚
陳…事請…箚
陳御營軍事宜箚
再箚
申請處置仁城君箚
因大司憲…請罷箚
因傷脚下…入啓